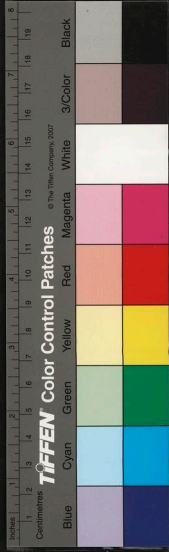


加以老耄昧於事大之體勸上西幸立威脅衆獨斷
自用遂發攻遼之師得罪天子流毒生民幾覆社稷
前功盡棄以瑩之功不幸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
不忍然在天下之議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
斷以大義亟命決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死之
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為流涕屍在道
傍行者下馬都堂賻以米豆布紙瑩剛直忠清臨陣
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左右略無懼色益軍嚴峻
期以必勝戰士却一步便斬之以故大小百戰所向
有功未嘗一敗初瑩年十六父臨終戒之曰汝當見
金如石瑩佩服不事產業居第甚隘陋處之怡然服
食儉素屢至空匱見乘肥衣輕者不啻如犬豕雖身
都將相久典兵權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不
究細理終身將兵麾下士卒所識面者不過數十在
鞭馬間往往賦詠為樂一夕與諸相飲聯句慶復興
唱云天是古天人不古瑩對云月為明月相無明見
人不義必深惡痛斥仁任堅味提調政房專權自恣
安烈等同心用事有人求官瑩曰汝學工商自可得
官蓋譏秉政者用行賄輩也八政房必擇有功能者
用之如無可舉者輒退不與諸相或有謀產業爭田
民徇私隳紀綱者瑩皆欲矯之嘗謂仁任曰國家多



難公為首相何不憂慮但以家產為念仁任默然每
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獻劾而
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
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性少戇且無學術
事皆斷以己意喜殺立威罪不致死亦多不免諫大
夫尹紹宗論瑩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為名言
諡武愍子潭大護軍

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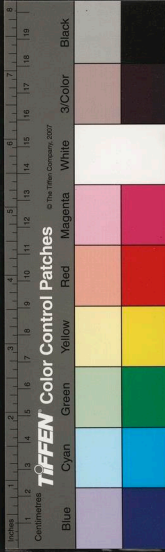
鄭地初名淮提羅州人形貌魁偉性寬厚幼有大志
好讀書通大義與人解說豁如也出入常以書籍自
隨恭愍二十三年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
王慨然曰禧草野之臣尚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
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
嘗草平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赤適侍殿陛王顧
問地即取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為全羅道
安撫使禧為楊廣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崔
臣吉朴德茂等亦上書如李鄭策以德茂為京畿倭
人追捕副使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為異冀
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又授地麾下
士八十五人禧麾下士六十七人添設職令密直司
給地禧千戶空名牒二百戶牒二百時地與禧再
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畧以為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



以禦倭但簽長生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
期以五年可清河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
生乞罷之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瑩初巡察六道造
戰艦二千艘欲令諸道軍捕倭民皆厭苦破家逃散
者十之五六至是以地等建白事遂寢辛禍三年夏
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地以禮儀判書為順天兵馬使
擊之斬十八級擒三人遣判事鄭良奇獻捷禍喜賜
良奇白金五十兩其母米十碩地鞍馬羅絹冬又擊
倭斬四十餘級擒二人遣判事鄭龍獻捷禍賜龍布
二百五十匹馬一匹四年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等處
地與都巡問使地湧奇助戰元帥李林韓郭彥等追
及王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而火之遂縱擊賊自
焚死殆盡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地
及湧奇等各五十兩倭又寇潭陽縣地與湧奇擊之
斬十七級尋為全羅道巡問使八年為海道元帥倭
船五十艘八鎮浦地擊走之追至群山島獲四艘九
年又與倭戰大破之禍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時
方春疫癘大興舟師物故大半有死海上者輒出陸
以葬士卒無不感咽地有疾禍遣散騎河忠國賣酒
問慰地帥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百
二十艘來慶尚道沁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珠
告急地日夜督行或自擢擢卒益盡力到蟾津徵集



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使覘之以為我軍
恟懦適有雨地遣人禱智理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
此一舉冀相予無作神羞雨果止賊旗幟蔽空劍戟
耀海四圍而前地叩頭拜天俄而風利中流舉帆舩
疾如飛至朴頭洋賊以大舩二十艘為先鋒艘置勁
卒百四十人地進攻先敗之浮屍蔽海又射餘賊應
弦輒倒遂大敗之發火炮焚賊舩十七艘兵馬使尹
松中箭死地謂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
今日之快曰捷音至禍大喜遣李克明安沼連賜宮
醜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
獲鎖頸置松衣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
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地以病辭未幾知門下府事
請造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從之尋為海道都元帥楊
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十年拜門下評
理禍遣宦者金實責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
戰加以火炮其慮周矣卿為海道元帥比來倭寇侵
擾州郡未能掃平罪實在卿地頓首謝十三年地上
書自請東征曰近中國聲言征倭若並我境分泊戰
艦則非惟支持為艱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為盜
其叛民據對馬一歧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
罪大舉先攻諸島覆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刷漏賊
使之歸順則倭患可以永除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



矣今之水軍皆善水戰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若順時候風而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且今船卒困於猛賊日思逃散宜乘此機決策蕩平不可遲疑十四年禍遣我

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隸焉遂從

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警倭寇命為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倭自咸陽踰雲峯入羅峴至南原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原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時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禍賜宮醞段絹恭讓元年為楊廣全羅慶尚道節制體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金佺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禍事覺地以辭連流于外二年遣左獻納咸傳霖鞫地于雞林臺諫抗疏請論以法乃徙橫川臺諫復論駁不已又徙遠地事具安烈傳尹彝李初之獄起地逮繫清州拷訊不服曰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

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初歎言必誓天辭旨感慨有足動人者獄官不能取辭地退謂人曰人生會有



一死生何足惜但王氏復國而死非其罪是可痛也
明日將峻刑鞫之以水災免三年錄回軍功為二等
賜錄券及田五十結臺省刑曹議奏曰地以黨安烈
坐罪實為誣枉遂釋之退居光州別業召判開城未
赴病卒年四十五諡景烈子耕

尹可觀

尹可觀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有武略善騎射恭愍
晚年令韓安洪倫等強奪諸妃嬪可觀亦昵侍左右
王令通益妃可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棒之廢為庶人
尋釋之辛禍時拜密直副使出為慶尚道副元帥倭
寇北堂義成等緣城家我寡孀我不利可觀與戰于
安東禮安等處敗績矢集右臂仍為本道都巡問使
鎮合浦倭賊百餘寇咸陽郡可觀與晉州牧使朴子
安擊之斬十八級奪本國被虜二十餘人并獲器仗
初倭賊皆由玉山島入寇可觀聞于朝為置船卒自
後倭患稍息銷兵器弊棄者為農器開屯田以贍軍
食性清儉秋毫不取不近聲妓及還鞍勒破缺以麻
繩補之後以判密直事卒

金長壽

金長壽益州人紅賊陷京城所在充斥長壽以檢校
中郎將家居自稱萬戶率州人殺遊弈百四十四人
奪其榜文遣州人崔英起吳永卿馳報行在王嘉之



起授上將軍兼萬戶賜紫金魚袋英起西海道安撫
使永卿郎將賊犯興王行宮長壽從崔瑩自城中率
兵馳詣行宮將入門諸相曰當審視賊所在乃入長
壽厲聲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毀門拔劍而入斬一人
賊以劍斫其額血流被面冒刃又殺二人衆從而入
長壽為賊所害亂定論功為一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教修

尹桓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惠立授
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巡軍奪告身杖
流海島遂亡入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柙采八
郎洪莊等囚巡軍莊執前憾譖之故桓于漆原忠惠
復位授同知密直元授行省員外郎曹頤之亂侍從
有勞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徐贊成事元授行省
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近臣各獻



起授上將軍兼萬戶賜紫金魚袋英起西海道安撫
使永卿郎將賊犯興王行宮長壽從崔瑩自城中率
兵馳詣行宮將入門諸相曰當審視賊所在乃入長
壽厲聲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毀門拔劍而入斬一人
賊以劍斫其額血流被面刃又殺二人衆從而入
長壽為賊所害亂定論功為一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 教修

尹桓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惠立授
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巡軍奪告身杖
流海島遂亡入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柙采八
郎洪莊等囚巡軍莊執前憾譖之故桓于漆原忠惠
復位授同知密直元授行省員外郎曹頤之亂侍從
有勞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徐贊成事元授行省
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近臣各獻



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御等不得已皆曰
唯命蔡河中適至王顧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
愧不能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
等議已有日况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
婢於臣庶古所未聞王嘗通桓妻柳氏出桓為江陵
交州道都巡問使忠定初封漆原府院君賜諭誠亮
節宣力保理功臣號王嘗宴羣臣桓詰政房提調郭
瑄以受賂事瑄不應桓攘臂政瑄左右止之不得恭
愍朝復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賜諭忠協義同德協
贊功臣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中尋以罪流後召還
變理胡贊功臣號桓本武人王命監春秋館事賜王
頂兒玉纓笠未幾罷辛禍三年北元遣使授平章事
六年復為門下侍中尋以病辭不允十二年卒年八
十餘桓美鬚長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為首相家
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賑之
取貧民稱貸契券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桓田浸及
人田大熱慶尚之民稱之不已謚忠孝無子以孽女
嫁南佐時佐時封宜城君辛禍十三年卒

李成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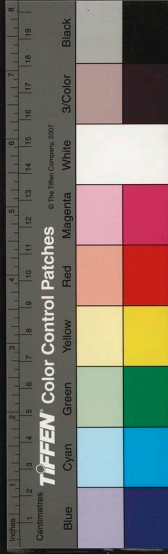
李成瑞雞林府人忠定期拜密直副使恭愍即位陞
同知司事改尚書右僕射王避紅賊南還命為揚廣



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簽兵有功興王之變從崔瑩孽
賊又有功俱策為一等又錄已亥擊走紅賊功為一
等陞贊成事尋以罪流於外明年召還外如元賀正
元授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菴寺為願刹給寺
僧米月三十石凡所供給無不至寺僧又詣都堂請
給餉客之需宰相重違其請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
石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之成瑞嘆曰我年十三始
仕二十九入宰相今五十一年歷已亥之旱辛丑之
賊凶荒亂離其變極矣未聞有倉廩罄竭而俸祿不
給也今頒祿不給而於雲菴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
財供無已之求國焉得不匱予備員宰相不可不言
遂不署初成瑞竊元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妾為憲
司劾免王召憲官還其劾狀封月城君辛禡五年卒
謚恭簡妻林氏初與辛叱通配徒役及成瑞卒又奔
於鄭天鳳憲司鞫而竄之竟不悛恣行無忌

李壽山 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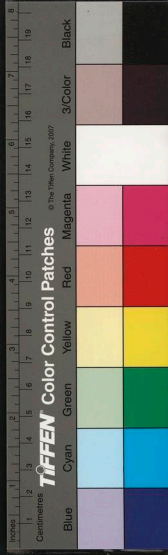
李壽山遂安郡人忠惠時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戴
佐命功臣號封春城君恭愍元年趙日新將作亂忌
壽山遣其嘗欲害之壽山匿免後與蔡河中比拜僉
議評理尋陞贊成事又為行省郎中諸奇敗以黨流
於外召封壽春君出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真疆



域再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加推忠保節翊戴佐理
功臣號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樂壽山曰
有樂不可無歌乃呼漢女唱歌與諸相極歡判事許
佺竊檜山府院君黃裳嬖妾惑之所為錯亂壽山與
諸宰相會殿庭言其狀相與笑噓聲徹御庭王聞之
曰李三司老矣論評女色今可休矣都元帥慶千興
却德興兵凱還宰樞置酒慰之壽山被酒自擊檀板
以板拍諸相以為戲拍右侍中柳濯濯正色不言其
輕率無儀類此為辛旽所譖罷尋復職朝廷使臣林
密蔡斌謁文廟諸生揖林密答禮蔡斌不答俟更揖
諸生皆入
敢一時並搆斌悅壽山密令人促諸生更揖王見斌
太后及慶復興欲立宗親李仁任欲立辛禍猶豫未
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
仁任竟立辛禍二年辛謚恭良恭讓立左常侍尹紹
宗等上疏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堯舜所以致治也
玄陵無嗣晏駕李仁任欲立辛禍大臣無敢有異議
故判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身雖已沒忠義感人
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子
恬
恬恭愍朝登第累遷判典儀寺事辛禍時歷禮儀典
工判書陞密直副使改簽書密直司事恭讓時進知



司事八關重房不禮於密直司遂構隙文章相訟王
皆留中不下恬心噉之一日王宴羣臣夜分乃罷將
八內恬醉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歟國事將
日非矣何信豎兒而輕大臣乎遂脫帽投地曰願還
王此帽以手環之王怒蹴其帽厲聲曰恬使酒乃爾
耶宦官姜仁富大護軍金鼎卿執退之命下巡軍鞠
之恬謂萬戶柳曼殊曰爾為宰員不孝不友之名臺
省再論汝矣何鞠我歟敢諫非罪亦非使酒既而萬
戶裴克廉等至恬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輩吾
得生矣克廉等鞠問恬尚以謂諫君當如是克廉等
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浚安珣柳珣金士衡代之召
散騎金震陽執義鄭熙曰恬予之潛邸交遊也雖自
擬於朱雲子陵固不如恬之頑卒也命震陽熙同巡
軍鞠之恬曰密直十三人上章請罪重房而左右皆
重房故不聽信豎兒輕大臣國將不國謂此也震陽
等言李恬之發狂也備身扶策之人不能捍禦請令
有司明斷其罪王下上護軍權維盧弼大護軍洪恕
洪原誠等於巡軍諫官又上疏請置於法我
太祖白王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貸其死
王杖恬一百流合浦笞維等九人尋以恬為慶尚道
都節制使自此以後入



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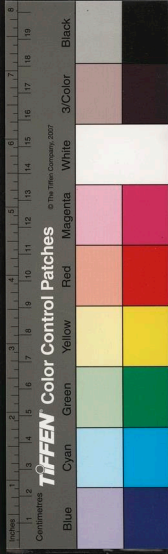
李承老 云收

李承老陝州人忠穆朝以密直掌銓注坐受賄貶守
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學以事貶于恭
安王遣中使餞之未餞召還封江陽伯弟云收與辛
毗比隣其女有姿色已適高漢雨云收邀毗于家使
女行酒毗悅而淫焉遂以云收為鷹揚上護軍漢雨
大護軍承老復為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弟生子詐
稱遺弃兒養之承老妻恐事覺污家聲不形言色者
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大夫金漢貴執承

老安及弟兒音承老子音承老以是為
為承老所暴免之倭寇喬桐云收與將軍李蒙古大
追捕坐怯懦不戰擊巡軍云收詭曰若不殲賊請受
顯戮乃復遣之齋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無成
果未獲一級有妖巫自提州來自稱天帝釋妄言人
禍福遠近奉之猶恐不及所至貨財山積至天壽寺
曰吾入京年豐兵息國家太平若上不出迎我必昇
天都人皆惑歸之如市云收率騎卒與臺吏執巫斷
其髮囚街衢獄杖而逐之官至典理判書以毗黨伏
誅

黃裳

黃裳義昌縣人父石奇檜山君裳忠惠時授護軍恭



愍初拜密直副使賜推忠翊贊功臣號陞知樞密院
事王嘗召兩府曰聞卿等皆畜鷹犬然乎侍中廉悌
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畜之者王怒曰今
四方兵起民生甚艱卿等何不憂國而縱鷹犬蹂禾
稼乎裳慶千興元顛皆好鷹犬故漸報再轉判樞密
院事錄錄奇轍功為一等御史臺劾裳通判密直辛
貴妻康氏敗亂風俗請鞠之王愛裳驍勇且以有功
只免官王避紅賊南辛裳從之為交州江陵道都萬
戶與安祐收復京都策扈從收復功為一等拜參知
門下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事罷
丞復拜贊成事加賜推忠奮義輔理翊贊功臣號辛
禍時與諸將屢禦倭有勞裳於父忌日娶元氏元氏
亦以世家女夫死未期無媒妁嫁裳憲司劾之請杖
流遠州禍不許止流元氏嘗以善射聞於天下元順
帝嘗親引其臂觀之卒謚恭靖子允瑞

池龍壽

池龍壽史夫世系忠穆朝補顯陵直恭愍時從安祐
等擊走紅賊又與祐等收復京城錄功俱一等授判
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賜撥義宣力功臣號與安遇
慶等却德興兵加賜推誠撥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
密直司事累遷僉議評理改知門下省事尋出為西



北面上元帥兼平壤尹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平
章元亡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據東寧府憾其
父鞬誅將欲寇邊王遣龍壽及西北面副元帥楊伯
顏安州上萬戶林豎味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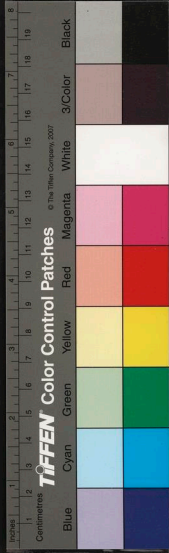
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任為都統使屯安州帥至
義州令萬戶鄭元庇崔奕成金用珍等造浮橋於鴨
綠江可並三四馬我

太祖與豎味先渡諸軍以次渡士卒爭橋有溺死者
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眾皆疑懼兵馬使李攻
曰吉兆何疑諸將問其故攻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
上元帥龍其名而渡上之日有雷為龍之兆也

心稍安師至螺丘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發七日
糧以行告輸遼瀋人曰遼瀋是吾國界民是吾民今
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恐為各枝軍馬所
害即詣軍前告情使裨將洪仁桂崔公招等領輕騎
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
見落膽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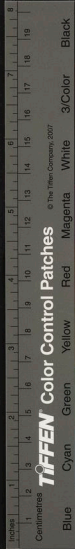
太祖使李厚景諭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收用其
速降不從厚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汝若不降一矢
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拂其兜牟又使原景諭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腳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戰又使



原景諭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而處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聞大軍來皆欲降守將勒令拒戰若令攻城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木兒遁虜金伯顏是夕退師城東張榜諭納哈出也先不花寺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徵臣昵近天庭過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蒙塵於外義當左右先後效死勿去爾乃背恩忘義身竄東寧府以其父轍誅伏挾讎本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逃不血刃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等詰為心腹公省里去危可為奇賽因帖木兒

又欲侵害本國罪在不原今舉義兵以問又與金伯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前鋒生獲金伯顏等哈刺波豆德左不花高達魯花赤總管頭目盡行勦捕賽因帖木兒又逃不肯罪其所投各賽即捕獲飛報如有隱匿者鑑在東京又榜金復州等處曰本國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西至于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釐降公主遼瀋地面以為湯沐因置分省叔季失德天子蒙塵於外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又不修禮於本國即與本國罪人奇賽因帖木兒結為腹心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追也今舉義兵以問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強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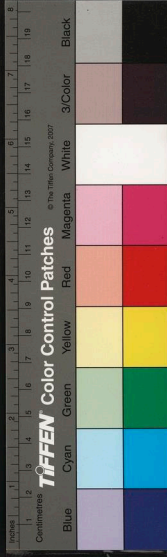
命大軍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以東本國
疆內之民凡大小頭目等速自來朝共享爵祿如有
不庭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西四十里是夜有赤氣
射營熾如火日官盧乙俊曰異氣臨移屯大吉時萬
戶裴彥等擊高奴于日城未還欲留待以乙俊言班
師初城陷我軍火倉糜殆盡由是軍中乏食諸將請
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觀兵循海邊還師士卒大飢殺
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衆皆尤之遂取徑而還恐有
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作溷側馬廐納哈出果驕後
行二日曰作廁與廐師整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師
至松姑鎮無羅氏焉得糧數百石以餉之師還以齊
是役也風雪沍寒道途冰滑士馬多物故者金伯顏
者其父本國僧也姦通濟院婢生伯顏仕本國為郎
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還至安州伯顏有不遜言
斬之

羅世

羅世本元人也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功為二
等累轉版圖判書為喬桐萬戶侯入寇世逃還王怒
命囚巡衛府卒禍初為全羅道上元師兼都安撫使
倭五十餘艘來泊熊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毀東津橋
使我兵不得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分兵
擊之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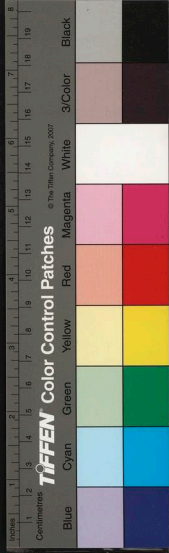
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世上書曰
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寇之後得處肉食之
烈常思効死以報萬一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禍
壯其志賜內廐馬二匹又賜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思
敏李元桂康永朴壽年等擊却之倭五十艘復寇江
華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水原世與元帥楊
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
水澗指示一家曰賊謀入彼世疾趨圍而火之殺賊
二十九人倭四十五艘寇信州瓮津文化等縣世與
元帥趙仁璧沈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
朝曰賊勢甚強我師屢留難以剿勝請遣軍助之倭
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德符梁伯益朴普老
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為海道元帥倭寇延安府世與
金海君金庚以戰艦五十餘艘往擊之又與庚擊倭
于龍岡縣木串浦獲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
等領戰艦百艘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鎮浦口維
泊分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
穀于其舶米弃地厚尺世等至鎮浦用茂宣所製大
炮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死殆盡赴海死者
亦衆世等遣鎮撫獻捷禍喜賜鎮撫銀各五十兩百
官陳賀及還大設雜戲迎之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
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後拜門下評理



倭寇丑山島禍命世往擊之世不即行禍怒繫廣州
獄尋釋之

金先致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郎將從全羅道都巡問使柳濯
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戶部郎中恭愍時從都元帥
李岳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盛岳欲令賊無資糧使
先致焚府庫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乏資猝入國中非
計也岳怒責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岳從之賊
平錄功為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郎
出按楊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岳先致將
行奏曰前嘗南京人畜疫弊令腹懷之惡百姓失望
王驚曰予竇不知乃宰相自為耳即命勿壞紅賊陷
京從諸將收復官累密直副使出為雞林府尹時強
賊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辨理全活甚眾
封高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為全羅
道都巡問使辛禍初倭藤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
寇恐喝之因索糧朝議分處順天燕歧等處官給資
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
食欲因餉殺之謀洩經光率其眾浮海而去僅殺捕
三人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人事覺編配戍率前
此倭寇州郡不殺人畜自是每入寇婦女嬰孫屠殺
無遺全羅楊廣瀆海州郡蕭然一空由先致激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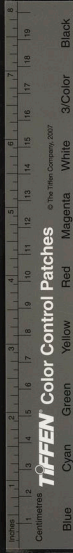


也後封洛城郡加賜推忠保節贊化功臣號退去尚
州卒年八十一子鍾銓鈞

全以道

全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東還授郎將錄
侍從功為一等除義城倉使王幸廣明寺飯僧以不
能供億杖罷尋復職後以禮部侍郎為慶尚道賑濟
使還奏曰守令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
知其然守令必用登科士流今監務縣令皆出胥徒
侵漁百端剝割生民敢望勸農來修政教乎臣巡視
義城縣有舊隄若加堰築雖嘆旱可灌漑縣令不修
築臣嘗春首已伏乞願自今凡守令專用士流在禁之

卒不能用累轉判典農事王之南幸福州也以道扈
從王命以道發兵于洪州道又從諸將收復京城策
扈從收復功皆賜錄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為
之兵馬事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
守忽面忽面山溪險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關方
信恐違朝旨不從三善三介逼忽面以道望風走時
德興兵已據宣州與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
已在賊後故方信不責奔敗使守三關三善三介又
逼三關以道不能守化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
方信復使以道守忽面以道銜之以道性褊急每語
人曰三善三介之深入主將退次故也吾後為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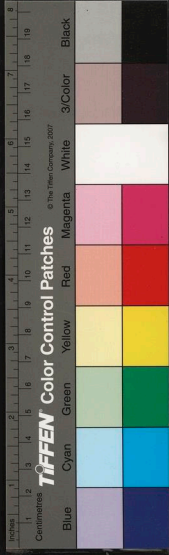
死守忽面重違主將節度退守三關為賊所乘監察使聞之欲按方信罪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罪事寢

具榮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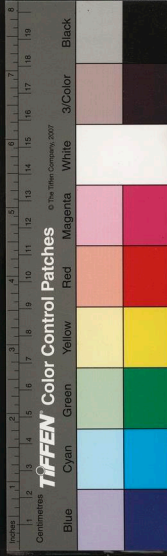
具榮儉初名貞綾城人居沔州性強很喜殖貨官累典理判書嘗以私忿壞人盧舍肆侵暴擊行省獄對省官言又倨傲省官杖之恭愍朝封沔城君初康允忠訪宰臣趙碩堅與語碩堅妻張氏窺而美之及碩堅卒使婢請允忠允忠不應婢三反乃往通焉後復有醜聲允忠弃之榮儉初娶安珪之女生二子又娶之因以為夫榮儉與柳灌等征高郵張又多穢行榮儉還而絕之張怨之及奇轍等伏誅元顯譖榮儉與左使韓可貴不捕轍等支黨王命下二人巡軍張舅判事金成與安祐申青等又訴于王矯命斬之王知之遣人知之使者到巡軍已梟首于市矣遂籍其家尋許收二人屍還其財產張又通大護軍李仇祝為御史臺所鞠榮儉子偉興僖義

吳仁澤

吳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為二等累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崔瑩討興王賊錄功俱一等賜端誠亮節功臣號後判密直司事與



密直副使金達祥有寵於王檀機密號為內相時國
家連年興師帑藏匱竭德興兵又至有功者皆賞以
官仁澤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遂典銓注赴征將
士皆得超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
賤隸無不除授官爵大濫宰相有勸王南巡避難者
王頗然之仁澤曰紅賊之難南幸而能收者者以其
彼資滑賊故人人懷墳雲合致死而藏之德興非紅
賊比所過皆為其民大駕一南都城以北誰從殿下
者今日之策親征為上議遂寢王召瑩柳濯慶千興
曰吳仁澤金達祥濫典銓注遺棄賢良進用親姻不
不記的帶註見前略仁澤之從前列中入焉口召英
罔不由此予甚悼之當屏諸遠方以答天意時仁澤
達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流仁澤于清風達祥于
沃州國人大悅仁澤于前軍簿判書英柱三司判官
英佐於其母卜於盲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何時
見斥天祿曰不久矣言洩乃流英柱於把溪英佐於
川寧并杖流天祿辛毗當國召拜知都天議仁澤與
千興等謀去毗事洩繫巡軍杖流尚州又杖流英佐
于水原皆沒為奴從仁澤聞毗必欲殺巴與英柱英
佐逃毗遣使楊廣全羅慶尚道搜捕又繫仁澤妻子
判事玉天柱養仁澤少子毗疑仁澤與同謀繫巡軍
拷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思利城烽卒



金普

金普金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僉議評理錄燕邸侍從功為一等賜忠勤亮節匡輔功臣號提調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稅普許之吏具牒詣糾正鄭暉請署暉問之吏曰欲省陸運價錢耳暉問信州去京遠近吏始曰七八日程也暉乃署之後知為吏欺收其牒倉官共疾之他日暉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石詰之吏以羨餘為解暉意倉官竊用告于臺普由是積不平訴暉於王繫巡軍尋釋之王遂罷議成德官泉及監檢糾正稱內房倉官欲劾金普予將復置勿彈諸道按廉期滿皆遮有李資者曾附普按楊廣道至是又附普請勿遮普白王下旨曰今農月不可煩驛騎但遮江陵道存撫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也資仍按楊廣普適居母憂時人語曰李資此行為金相賄喪也金鏞等忌普擅權謀斥之察訪崔淵希鏞意又惡資廉問資賄普物多少遣人勾取文書擊從吏逼令解去鏞恐普復職誘人上書請行三年喪矯旨下都評議司普因此久不復職既而封金寧府院君奇轍等伏誅普以黨與逮捕杖流加羅山辛旽用事引為都僉議贊成事尋拜左侍中賜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號普



屢毀眈於王眈譖普復罷之

邊光秀

邊光秀恭愍時為兵馬使國家以全羅軍須漕運阻
倭不得通暹東北界武士刷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艦
八十餘艘命光秀及兵馬使李善分將往護之至代
島有內浦民被虜者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
輕進善不聽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光秀等
追之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券孫中郎
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為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魄
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
呼曰兵馬使可素士卒而退耶願卜往為國報或光

秀等終不救士卒無所恃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
使朴成龍力戰身中數矢所乘船僅全兵馬判官全
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
近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
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洞故得不死登船有一
卒中使亦投水援舢不能上承遠引登船晝夜手擢
三日得到南陽府艦戰還者唯光秀善等船二十艘
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國
人恨之後辛晫譖光秀流三陟

鄭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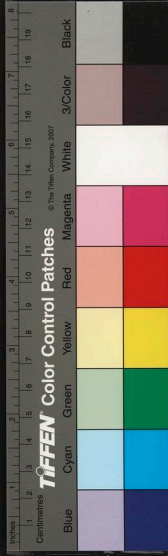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值恭愍入侍隨



從有勞及王即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為全羅道按廉入境遇勢家所使輟榜掠徇示諸郡一道寒心墊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臣柱為六宰弟應呂為上護軍依勢作威福國人畏之不花降香至本國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辱罵莫敢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恭謹不花待遇甚倨接伴使洪元哲有求於之祥之祥不聽元哲激怒不花曰之祥慢天使不花繫縛辱之之祥忿恚大叫給州吏曰國家已誅諸奇不復事元命宰相金敬直為元帥守鴨江此使者易制耳若等何畏而不我殺將見爾州人為小繫也邑人呼梁而入併奪文出之祥遂率眾執不花元哲等囚之奪不花所佩金牌馳還京過公州執應呂以鐵椎槌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驚愕下巡軍命行省員外鄭暉逮捕全州牧使崔英起及邑吏等又遣車蒲溫賚內醜慰不花還其牌元遣斷事官買往來鞠之祥王誅諸奇釋之祥為巡軍提控再轉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事卒性嚴酷凡戮死罪必遣之之祥妻寡居潭陽為倭賊所害辛昌時子從為典理佐郎上復讎策自請為召募別監得兵百餘人隨朴巖擊對馬島後改潭

任君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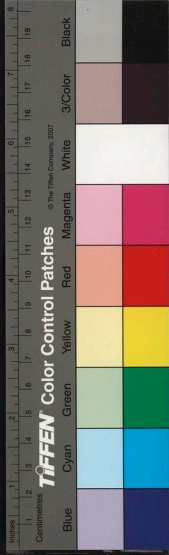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中事與大護軍卓



五十四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
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為內乘提調事覺杖伯顏帖
木兒流君輔于泰安郡又以君輔遲留移配濟州牧
子既而召還奇轍等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
角山捕獲杖于市平晁始用事引君輔復拜密直副
使遂與金蘭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寵幸無比陞知
司事賜誠勤翊贊功臣號又陞判司事君輔雖因晁
復相內外漸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定
亂功臣將宥十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
之人豈可使賤僧為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
人曰予以累蒙衣冠衣冠上恩永在政府使與藏曾
得其肆姦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晁讒普
罷相欲并斥君輔王曰普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
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退太輕不如緩之自是君輔
雖在政府不復與聞國事及鄭樞李存吾以論晁見
逐君輔營救晁益嫉之會晁譖睦仁吉竄全州君輔
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晁因譖曰奇田龍之還
燕君輔有密言王信之遂竄于驪興子巨敬

羅興儒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詆諧頗涉書史屢舉不
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將為影殿都監
判官須鬢皓白督丁夫運石手執旗竿登石上麾而



呼之王悅累遷禮儀總郎以王命監造木螭龍為殿
門飾遂以技巧稱陞司宰令遷司農少卿撰中原及
本國地圖叙開闢以來帝王興廢疆理離合之迹曰
好古博雅君子覽之胸臆間一天地也遂進於王王
見而嘉之興儒能言前代故事王愛幸常目為老生
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或戲語時賜御膳至手調羹
予之興儒輒夸語於人寫所賦命題詩送史館曰老
臣獲紆上知類大公之過文王賜膳給札賦詩同太
白之過玄宗豈無秉周柱董狐之筆者乎其自飾要
名類此憲司益興儒盜用影殿之材免其官辛禍初
辛巳東征之後日本與我絕交好興儒初至疑謀者
囚之有良柔者本我國僧也見興儒遂請釋之時興
儒年僅六旬始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駁觀
至有畫像作讚而贈之者

睦仁吉

睦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將侍從
及王即位錄功為一等又錄謀奇轍功為一等累遷
兵部尚書王避紅賊南幸仁吉從行轉知密直司事
仁吉素典法判書與李子松有憾子松奉使如元都
都堂餞之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使刻之
仁吉訴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刻之王不聽諫官田祿



生等上疏曰仁吉暗險巖暴起自微賤位至宰輔狹
功驕恣肆其狂暴陵辱于松憲司劾之曾不知愧欲
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之恩而蔽殿下之耳目
也殿下豈可以負總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
以示公道也王不得已罷封泗城君僉議監察典法
復請乃罷歸田里王遣人賜彩段二匹與王之變衛
士皆散無一人侍衛者難定王謂左右曰人皆謂睦
仁吉禹殫為愚癡然二人在必不逃難遂召仁吉還
故事為商議者雖與議國政不得署名文移一日會議
諸相曰商議亦相也同議而不署名可乎商議金貴位
在仁吉下先署之既而仁吉至廉其先議乃不署名
理崔瑩怒白王令署之仁吉竟不從其恃寵倨傲如
此策己亥平賊辛丑扈從功俱為一等拜僉議評理
仁吉嘗夜微巡有人走入魯國公主從兄哈刺不花
第索之甚急哈刺不花訴于王王怒辛丑恐仁吉白
其兄詐承王怒譖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暍事
洩杖流清州為官奴籍其家起拜贊成事辛禍時仁
吉與李璉李璉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翁伏誅仁
吉誣構為翁黨繫巡軍獄尋釋之仁吉嘗在都堂揚
言曰倭賊肆侵掠吾輩在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
人乎仁任怒其言逼己乃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六
年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畜異志削職速流



籍其家尋卒於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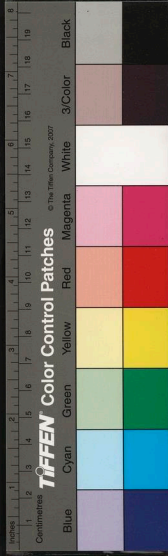
金度

金度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錄功為二等又策興王定亂功為一等元之立德興也度奉使在元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度執節不貳及還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祚功臣號以旌之累遷知門下事辛禍時後判開城封金海君轉門下評理乳媪張氏之獄起度責崔瑩抗君營怒白禍杖流合浦未幾釋之久之陞贊成事與李子庸洪尚載等奉使如京師先是我使入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度等航海而往海道險惡不及朝

帝責度等稽緩且曰向者汝國殺朕使臣又弑汝君其權臣為誰巖加拷問度以李仁任對

帝引度於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今王誰之子度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至興聖寺始度從者段得春曰汝主所出度昨已奏汝何諱耶得春曰度言妄矣得春退至鍾山靈國寺以語譯者鄭連仁任家奴亦在行中聞之

帝流度等于大理距天竺二千餘里明年放還且許通朝聘度等至禍賜酒勞之曰卿等奉使天朝竄于絕域跋涉二萬八千餘里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家奴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仁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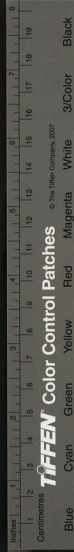


白禍令贊成事禹玄寶密直江淮伯鞠之流度于清
州連于漢陽時人以為度之還多資錦綺紗羅不賂
仁任故獲罪尚載在海被倭寇囊橐一空故免於禍
尋許度從便十二年復下度獄杖流順天府籍其家
仁任從押行吏往還限五日度遂死故天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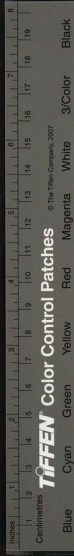
楊伯淵

楊伯淵性便捷喜容飾貪財好色恭愍朝累轉判閣
門事奸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康氏贊成允成女也憲
司劾之罷職禁錮後為上獲軍從崔瑩定興王之亂
策功一等驟遷密直副使陞判司事出為西北面元

太祖擊東寧府辛禍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報藩王
率叛賊金義來伯淵為安州上元帥與諸將往備之
遼藩草賊吳連李英寶崔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
倭北境單虛遂率百餘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等
四十餘人擒奴介以獻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國家
疑金義引胡兵來至是始知非藩王兵乃草賊也尋
進贊成事提調政房時倭寇充斥以韓邦彥金用輝
慶儀為楊廣全羅慶高道助戰元帥使伯淵督戰知
密直洪仁桂副之民間聞伯元等來語曰寧逢倭寇
勿逢元帥倭賊騎七百步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尚
道上元帥禹仁烈都巡問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仁



柱等戰于班城縣大破之斬十三級餘黨悉竄山谷
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全五愷使禍喜賜南貴等
白金各五十兩五愷辭以無功不受都堂曰君賜不
可辭五愷曰然則既為吾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賜
伯淵金五十兩羅絹鞍馬宮醞仁烈等六人銀各五
十兩紗絹宮醞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以功
微貴重辭所賜金禍不聽曰賞猶未稱其功更命都
堂宴慰之伯淵恃功頗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
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奪前判事李仁壽妾又
夜遣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側室
旨召還使者為巡綽官所捕瑩白禍曰上護軍全天
吉嘗語臣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為首相請按治
黨與禍命瑩朴普老李元紘張夏梁伯益都興等與
瑩省典法會巡軍雜治乃囚天吉軫甫前提學金濤
等于獄省之天志軫甫皆服曰伯淵欲自為左侍中
以瑩守侍中成石璘大司憲廉甫為班主唯濤不服
被榜掠絕復蘇者三至更拷問乃曰辭與天吉等同
復鞠天吉辭連石璘及知門下尹承順判密直金用
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四人獄禍謂瑩曰毋以
堅人妾語枉害諸相囚伯淵第三司左尹仲淵上護
軍李淵密直副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車



廉典法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曹淑卿李貴前直
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等鞠之辭連洪仲宣遣
版圖判書表德璘典法判書柳蕃殺伯淵仲宣于流
所又殺濤季淵軫南貴琳甫淑卿梟首于市并籍伯
淵仲宣濤軫家沒子女為奴婢杖石璘奴順曼殊毅
貴希甫有差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禧放歸田里天
吉甓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爭田民有
隙瑩等以為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獄刑戮過
重時人寃之

池湧奇

池湧奇志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卯初韓暭
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翰誠奮義功臣
號出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寇長興府湧奇遣卓思
清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為全
羅道元帥禍責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鎮撫尋進密
直使罷起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南
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九
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理為全羅道都元
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
于應嶺驛力戰中矢從戎
太祖定策立恭讓權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臣錄券
封忠義君教曰卿以英邁之資雄偉之器常懷郭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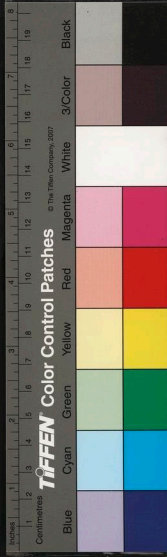


之忠實兼關張之勇撫軍則有拊循之效臨陣則有
敵愾之功自玄陵賓天姦猾用事禍昌父子夤緣竊
位濁亂紀綱傷敗彝倫九廟震驚卿與侍中

李太祖

奮不顧身決義定策以予於王氏最親俾承

正統既墜之緒得已復續已絕之祀得以血食其視
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唐為有光焉嘗命有司
崇爵以封祖考立閣以圖形像嫡長襲忠義之號支
庶蒙永世之宥錫之上田兼及臧獲尚慮功鉅賞微
不足勸後今世卿銀錠馬匹絹帛俄判三司事彛初
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為金宗衍黨劾流三陟井邑民
王中明子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湧奇家自謂忠宣
王孽曾孫之陽君瑤知之以告遂捕之大司憲金士
衡等言池湧奇與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
妻之再從兄弟王益富為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
忠莫甚願殿下族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券明
正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鞠之絞益富與弟得富及其
族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密白王曰援立之功
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奇甚力只收告身功券郎舍
陳義貴等又言池湧奇本系庸人寵遇既極顧乃懷
姦挾詐潛通宗衍反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妾之後王
益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覬覦非分情見事白今只
收職牒願析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湧奇雖姦詐不



忠然已於祖真前盟以宥及永世不忠加誅義貴等
復上疏極論憲司又言湧奇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
愛養尊奉中興之初稍有不道之言殿下即位之後
又不首告安知乘時竊發戴以為君而逞其不軌之
謀也王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家產四年
許外方從使尋卒于賊所子有容

河乙沚

河乙沚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時為江
華萬戶倭船集東西江寇陽州遂至漢陽府曉盧舍
殺掠人民王責乙沚及漢陽尹辛廉不能禦並杖配
降卒辛禍初為全羅道元帥兼都安無使乙沚無才
行又有簞籬之誚賂權貴得任閩寄士林鄙之乙沚
捕倭一艘禍賜衣酒時乙沚簽軍於定額外又簽煙
戶軍及別軍民頗失業體履使郭瓚還奏之即罷新
簽二軍柳滌代乙沚為元帥未至乙沚輒歸晉州田
莊倭賊二十餘艘乘間來寇羅州焚兵船又燒營舍
民戶大肆剽掠禍怒命繫致乙沚于巡衛府杖百流
河東縣尋釋之起為雞林元帥初日本大內義弦謂
其先出於百濟以我為宗國嘗欲禁諸島倭侵擾我
疆會本國使韓國柱如九州請禁賊義弘遣麾下朴
居以其士兵一百八十六人與之偕謂國柱曰以我
軍為先鋒貴國帥繼之海賊不足平也至是倭寇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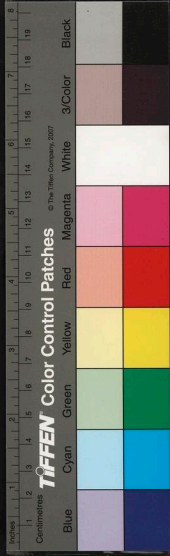
林居士率兵與戰乙止逗遛不救居士軍大敗得脫者纔五十餘人

禹仁烈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辛禡時拜鷹揚軍上護軍出為慶上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倭入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船相望已遣卒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戍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固知所為倭寇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戰敗績典客副令崔方雨等散仁烈至靈山慶發自司二烈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利又戰于東浦斬賊將又斬十餘級獲馬六十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獲賊馬兵仗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不能敵請濟師禍遣我

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曼殊為助戰元帥與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船墜水中矢者亦多我

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郡望若雲霓邇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我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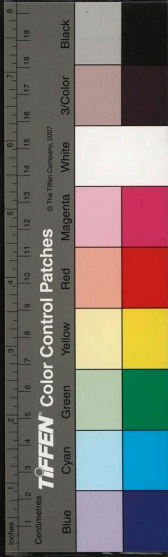
太祖并日而行遇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負身手叩其髻示無畏以辱之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槩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太祖叱之又使

茶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茶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用刀箭打馬時日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舉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未幾仁烈以病辭又出為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捷賜酒及鞍馬尋知門下出為慶尚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倭寇合浦仁烈與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禍又賜衣酒倭寇蔚州清道密陽慈仁彥陽等地仁烈與克廉河乙沘吳彥戰於蔚州斬七級獲船七艘賊入蔚州刈禾為糧侵及機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束菜斬七級又與克廉朴修敬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十餘人禍遣典



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酒是戰也有韓加勿者力戰斬五級遂沒於陣都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布五十匹倭百又寇班城縣登碓山頂樹柵自保仁烈與修敬彥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贊成事商議恭讓即位金佺獄起辭連仁烈臺諫疏論請置極刑王不允但免官尋以仁烈為羅林府尹命趨之官仁烈曰臺諫文章劾臣請竄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也臺諫文章論劾不已乃流清風郡又解連彞初繫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本朝

文達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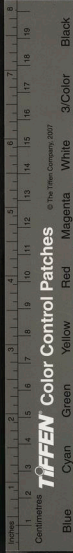
文達漢平章事元康六世孫也平昌時後大獲軍累遷同知密直司事賜推誠翊祚功臣號進知門下事轉評理出為楊廣慶尚道都體察使禍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士卒強弱有其遲遲不進者元帥則因以待命餘皆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入開恭寺據雞龍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奔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岫子浩敗死達漢又安德與金斯革安慶朴壽年等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後禍如元中浦至一水渚水方漲莫測淺深禍躍馬欲濟達漢曰水之淺深未可知也豈宜遽入俄有一人渡而射獸禍望見大怒曰若果水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誑我乎即令達



漢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使崔
鄴白禍曰達漢以愚直忤旨在家鬱悒乞許出入禍
許之瑩在政房復達漢禍見達漢名曰曩者鄴使金
實詣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勾去又削鄴實職遂
下鄴實巡軍尋起達漢拜評理加賜旌忠翊戴輔祚
功臣號陞贊成事憲司劾達惡籍漢外戚縱肆貪婪
流合浦都堂乞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讓
即位臺諫文章以為達漢以李琳妹婿居中用事恣
行不義琳之族屬皆已流竄而達漢獨在輦下請收
告身斥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子繼宗孝宗

金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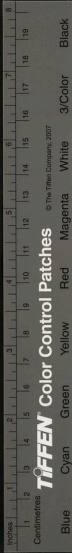
金溪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諫官鄭
樞等上書論辛毗王怒下獄鞫之辭連湊杖流于鄉
尋宥許徙使拜秘書監丞辛禍時除憲司執義累轉
知申事遷密直提學恭讓初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
與同僚上書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于平原曠野則勝
敗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雖四面圍之曠日
持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倭奴肆虐侵陵郡邑剽掠
人民郡縣無城堡難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
人之境以致四十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



寇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獲此目前之明效也夫人
之一身腹心為重而肢體次之以一國言之則都城
腹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而腹心苟虛則受病
無日矣今郡縣雖有城郭而都城頽圯非所以為社
稷長遠之計也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更廣內城舊
基修築之王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築之策即賜俞
允然只仍羅城舊基陝隘太甚徒勞無益萬有一朝
不虞之變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流移四散必矣願
命修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謂郡民間殿下修城之令
受國廩至京都者亦多竊聞有還攻之議是則失信
於民也乞督使司是朝修築且事中水土木之役以
專其事王以役巨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侍
御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代介在偽朝多行不
義再被竄逐中興之後全軀足矣又求為內乘官從
世子入朝請奪告身明正其罪命削內乘職又論漢
陽府尹柳爰廷媒子自娶以亂風流之罪流之然湊
亦不能齊家妻女皆有醜聲自此以後入朝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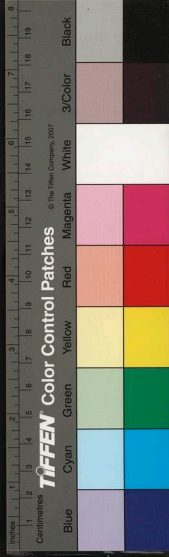
崔雲海

崔雲海字浩甫通川郡人父祿護軍有功於高郵之
戰恭愍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散員累轉典工
總郎辛禍時出為忠州兵馬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
獻又為順興榮州等處助戰兵馬使兼慶尚道兵船



列傳卷第二十七

都管領事屢擊倭必捷遂除順興府使賜馬綠帛兵
器遣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海日與戰獲
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州又於一處聚民境內人民
作粥賑恤民不餓死咸稱慕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
倭寇原忠丹陽提川雲海為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
首級以獻賜馬綠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
州牧使尋拜密直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為楊
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兼判廣州牧事擊倭于新昌
走之雲海妻權氏性妬悍在廣州妬傷雲海面裂其
衣折良弓拔劍刺馬擊犬斃又追雲海欲擊之雲海
走免印去之然猶未也家永興君震門下府僕憲司
鞠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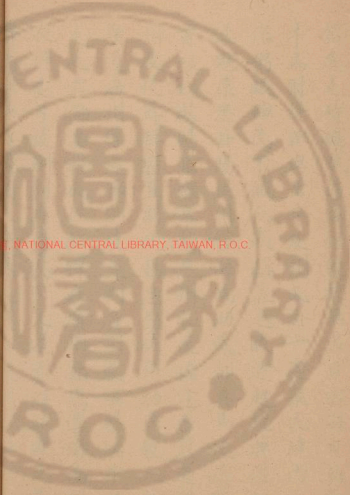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二十八

列傳卷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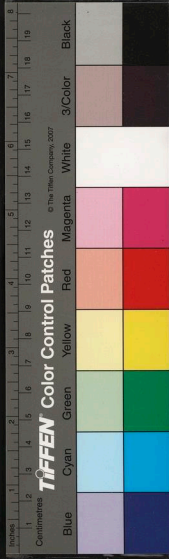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李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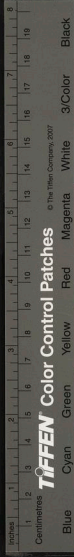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毅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誦年十四中成均試已有聲毅仕元為中瑞司典簿穡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毅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服中上書曰草土臣穡言臣聞當國家無事之時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後匹夫之言重於泰山臣以匹夫之言冒進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涓埃之微高深所資藹菟



之言聖人所取儻蒙殿下曲賜採擇宗廟幸甚社稷
幸甚臣聞經界之正井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
我祖宗創垂之制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未
流之弊豈盡無有而田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強策并
鵠之巢而鳩之居者皆是也有司難以公文朱筆先
後定其賓主甲若有力乙使無理而况公文朱筆又
多魚目混珍者乎然此受田之家皆王之臣陳力之
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此乃得之是猶楚人得弓楚
人得弓猶之可也至於民之所天者唯在於田數畝
之田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瞻而收租者
七八家者苟力焉而相牟勢焉而相敵孰肯讓哉以
是供其租而不足則又稱貸而益之於何而養其父
母於何而育其妻子民之窮困職此之由詩不云乎
哿矣富人哀此惻獨殿下即位之初首以田制為務
繼降宥旨拳拳於此深謀遠慮出自聖心猗歟偉哉
愚以為羨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其法難
去其弊乞以甲寅柱案為主參以公文朱筆爭奪者
因而正之新墾者從而量之稅新墾之地減濫賜之
田則國入增正爭奪之田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人
心之悅國入之增為理之君所大欲也殿下何憚而
不為或曰富人之田難以亟奪積年之弊難以遽革



此則庸君所行非所望於天下也若其施為之方潤色之事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豈新進小生所能妄議然其行與不行唯在殿下誠與不誠耳近年倭寇侵疆至貽聖上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與謀猷其所以處之之方俱得其要然臣以父憂居濱海之地謀於野者熟矣今之為計不過有二曰陸守曰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性亦猶是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今夫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船而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相與枕藉乎舟中之不暇欲其坐作進退以與敵人要害盛軍容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按廉郡守足任之都巡問使何所用之折辱守令糜費供億如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為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居無慮百萬方之泳之是其長技其又不以耕桑為事而以漁鹽為利比因此賊離其居失其利怨之之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馳一騎奉條畫沿江召募必其賞賚數千之眾一朝可得以其所長之技敵其所怨之人其有不勝者乎况殺敵得賞不猶愈於漁鹽之利乎又以追捕使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使盜賊可敗矣二者禦寇之要道也蓋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我為恟其來未可量也海戰而不陸守則彼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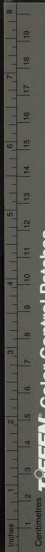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出其不意而其害有不小矣故陸守所以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文武不可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唐虞三代邈哉邈矣且以兩漢言之高祖之與楚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無汗馬之功此文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武也光武中興之時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則其文武並用經緯俱張而為後世之不可及也由是觀之雖堂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况當昇平之時可忘戰守之備乎是以先王知其然立官設職崇文重武未嘗舉此而惟彼焉我國家熙洽漸磨加以東漸昇平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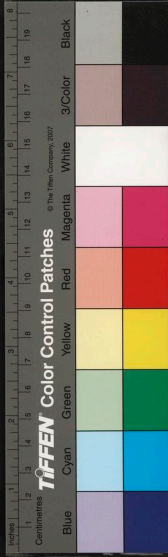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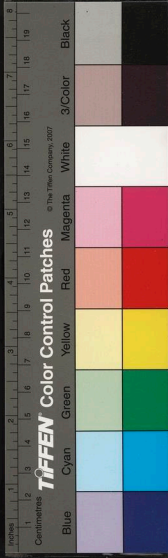
扶君王矣每慮及此竊自寒心臣願設武舉之科令充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以爵祿而作氣國足精兵人樂為用庶幾其無他日噬臍之患矣昔賈誼當文帝無事之時太息痛哭況今薪火矣然猶寢其上乎寧使微臣獲妖言之罪不使聖朝有無備之譏臣之願也孔子之道大以遠非臣所能贊揚古今崇奉廟學規模亦非臣之所能悉論國家內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簿外郡亦各有學規模宏遠節目緻密觀祖宗之意所以崇重儒道者深且切矣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政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末必司不有以審之其原末必清古之帝王有令名於天下者亦致意於斯耳殿下以生知之資夙慕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下修葺之令非惟吾儒之幸實生民之福也然其朋徒解散齋舍傾頽有油然矣臣請言之古之學者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讀書嗜道未深而繁華之戰已勝彫章琢句用心大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變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為儒之宗匠為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弊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職乎又况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就肯弃捷徑而趨歧途哉朋徒解散齋舍傾



頽良以此夫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鄉校內而學堂
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總而考之陞之成
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
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
生不得與試則昔之招不來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
見人才輩出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
庶尊而事之自漢迄至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為
國佛刹民居參互錯綜中世以降其益徒繁五教而
宗為利之窟川傍山谷無處非寺不惟浮屠之徒浸
以鄙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佛
大聖人之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述之聖人心其然
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為僧者亦與度牒
而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不撤
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鬻緇臣聞殿下奉事之
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
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為喜待
之甚薄不以為怒况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於功德不
及侍經聽政之餘怡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頓法無
所不可但為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竭防微
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臣願於佛亦
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碎首但恐濫傷或至於
滔天故冒萬死不惜一言臣又復思惟盛衰相因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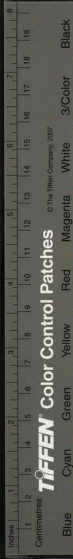
之必然我國家再世幼冲陪臣執權紀綱失墜人思其治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為之資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時宜渴於用賢矣未見東帛幾幾宜急於聽政矣而未見庭瞭晰賢能豈盡登庸姦邪豈盡屏退未聞一政之行徒缺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却步而圖前南轅而適燕臣甚為殿下恥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修心之要出治之方無過於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擢魁科授肅雍府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官如元應舉明年赴庭試讀卷官參知政事杜東彝翰林承旨歐陽玄見檄對策大加稱賞遂擢第二甲第二名初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還國王授典理正郎藝文應教四年陞內書舍人又如元禮任翰林院擢經歷五以母老棄官東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部選也王嘉納遂以檄吏為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掌文武之選六年試國子祭酒遷右諫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七年以言事忤權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檄尚州其命夜以檄為樞密院右副承宣翰林學士謂宰相曰李檄才德出眾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無以伏人心自是參掌機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王南幸扈從錄功為一等十一年王聽佛護寺僧言賜田會檄奉御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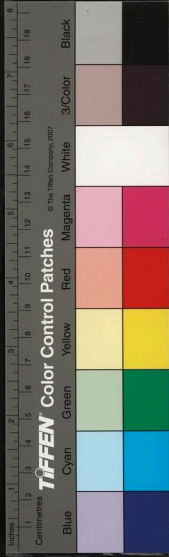
監試榜王遣宦官命并印賜僧牌檣白曰此事宜議諸大臣不可輕易王怒甚檣恐即印牌王怒猶未解命停印檣知都僉議柳淑諫曰僧以非理干蹟聖政檣爭之誠是殿下非聽理而罪爭臣於理何生怒稍濟乃印檣檣上箋辭曰臨事徑情反激怒雷霆之下撫躬對影若難容天地之間王不允十二年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賜誠保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雖在罷閒有大政則必就問焉十四年簽書密直司事十六年重營成均館以檣判開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金允容鄭夢周朴尚象林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館生不過數十檣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全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七年得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巖影殿之役王大怒下濯等獄使檣鞠之王欲以事誅濯命檣制諭衆文檣請濯罪名王曰久為首相多行不義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檣曰此皆既往事也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雖以四事歸罪國人皆以為上書之故且此四事皆非可殺之罪願更思之王益怒



趨益急穡俯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成其罪且
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時辛毗為領
都僉議方在王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以上
怒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御寶春富俛伏不
敢進毗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穡穡恐王益怒乃封
之書曰臣穡謹封王曰以予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
求有德者事之我太祖初豈王孫哉予避位矣乃移御
定妃宮不許進膳翼日毗破解王怒啟王下穡獄使
贊成事李仁任知都僉議柳淵訊之坐以不從王命
穡曰臣自布衣謬蒙上知不有戰功不經吏職但以文
墨小才敢知宰相上深重國報白書謂曰穡
有益上德者不惜身命力言之以報萬一命柳侍中
在縲絀穡為問事官而敢盡言者彼王動心省悟不
濫殺大臣也因泣曰釋之泣非為見恤於獄官非敢
望達於上聰又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主上之名
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以聞王遂感悟放濯等
命穡曰沐浴而朝予將與之言明日穡進謝王曰毋
嫌前怒宜更盡心十八年改三司右使二十年拜政
堂文學加文忠保節贊化功臣號我
太祖為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何如對
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第一流以為宰
相誰敢議之王每召見穡及李仁復必令左右洒掃



焚香幸僧神照白王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公道德非庸儒且稽學問舍肌膚而得骨髓雖中國亦罕比烏敢慢哉尋丁母憂起復因舊職二十二年辭免封韓山君辛禍三年加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禍以稽為師傅稽追父毅志成大藏經禍聞之命知中事盧嵩降香八年判三司事稱病不視事明年復封韓山君尋復判三司事十年以病辭進封韓山府院君帝遣張溥周淖等來溥等至境問稽安否禍以稽稱為判三司事出迎詰命十一年上書乞退禍不聽尋僉使門下侍中十二年知貢舉以舊例享賜以苑園禍以師傅敬重之親執手引入殿對榻坐稽固辭禍親牽內廐馬賜之命作詩稽書云聖主開興運愚臣荷異恩科場命分桂卑食特羅尊當面山光滴臨身日色溫經筵參小技茂渥似乾坤是試稽嚴立禁防舉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判門下府事曹敏修子赴試不中同知貢舉廉興邦欲取之力請於稽稽不聽十三年禍修西普通塔命稽作記其略曰我太祖創業垂統弘揚佛法以保子孫者非前世帝王之所能及先王能體太祖之心歸崇三寶今殿下修塔如此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知矣嗚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將不在於今日乎識者譏其諂主佞佛一



日穡穡病不出曰侍中李成林生長簷屋及為宰相
廣占田民一時並起三第左使廉興邦亦以取斂為
事誤國家者必此二人也十四年我

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曹敏修謀立昌以穡為時名
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王
之子遂立昌昌起穡拜門下侍中賜推忠保節同德
贊化輔理號賜馬一匹王大妃亦遣宦官饋酒果自
恭慈薨

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穡為相曰
今國家有釁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辨之王幼不能
行是老臣之責也即自請入朝我

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昌及國人皆以穡老且病
固止之穡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欲以死報之今
得死所矣設死道路以屍將命苟得達國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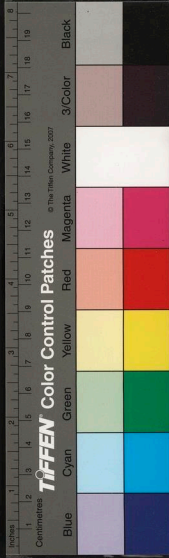
天子雖死猶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賀正且
請王官監國穡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請一子
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為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穡曰汝國崔
瑩將精兵十萬

李太祖舊諱執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李太祖

舊諱

罔極之德何以報之

帝素問穡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從容賜語曰汝在元朝為翰林應解漢語穡乃以漢語遽對曰請親朝帝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澁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回至渤海與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客船皆沒我

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顛仆

太宗神色自若穡還語人曰今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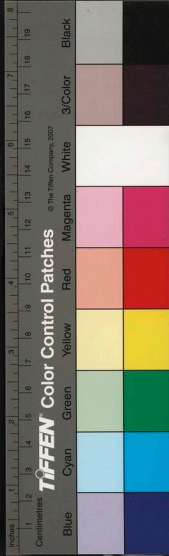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譏之曰

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時田制大壞我

太祖與大司憲趙浚欲革私田都評議使司議田制以為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穡稽謁禍於黃驪府未幾乞解職舉李琳自代昌以穡為判門下府事穡嘗與洪永通李茂方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穡藉口益肆其說又久典文衡以其子種學再掌試種學素不能文士林頗譏穡私其子昌將親朝穡曰遼野寒甚宜早行既而昌母李氏憫昌年幼言於都堂寢其行昌命穡琳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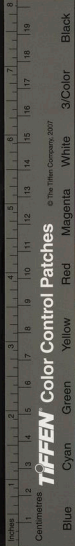


大祖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緞十匹
馬一匹下教獎諭初崇仁副穡赴京至是崇仁以買
賣事被劾流穡竄不自安上賤乞退昌不聽命中官
賜酒慰諭猶不出昌趨令親事又命贊成事禹仁烈
賜酒于第穡又上賤辭昌不聽蓋穡嘗愛崇仁文章
其再上賤意欲救之也穡遂歸長湍別業昌遣中使
李匡存問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教諭請還穡不起
恭讓即位穡自長湍還詣闕賀王召入內下床而待
乃曰平生閑遊不惡今日得此也願卿補之復以為
判門下府事王親裸太廟告即位將事之夕有司請
嚴禍母神主穡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左司議吳
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李穡事我玄
陵以儒宗位輔相及玄陵薨無嗣權臣李仁任自欲
擅權貪立幼主而穡助議立禍諸將回軍議立王氏
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繼其邪
謀問計於穡穡亦嘗以昌為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
學宣告於外戚曰羣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
力也穡之回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相期謁
穡於驪興而穡先期獨見其獨見之際所言公歟私
歟是未可知也及

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非三韓世守之
良謀忠臣義士議復立王氏以遵



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以要富貴與穡
及禍舅李琳及金佖鄭得厚等謀迎辛禍以沮復立
王氏之議若以為既已十五年委質為臣而不可復
有他心則何負於五百年之王氏而忠於十五年之
辛氏哉穡世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
辛禍而絕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修熙禍而立
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熙昌而迎禍其在
禍昌亦為反側之臣矣然此不足論也世為王氏之
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祀永絕其為罪惡天地宗
社之所不容也嗚呼王莽篡漢成於張禹者非禹與
其謀而劫其力也但以為高為需宗素百重望者而附
於莽則莽無所忌憚國人亦且信從而附於莽者
反為罪人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請斬不能自逃於
後世之公論穡附禍昌為國人倡罪反有重於禹也
且穡為仁任所重保其富貴而仁任與其黨堅味興
邦恣行貪欲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奪占田民怨積罪
行卒致敗亡而穡不言其非為禍師傳屢受賞賜乳
臭子弟咸擢高科布列要職見禍肆其暴虐殺戮無
辜而穡不正其過見禍妄與師旅將犯上國之境以
基東方無窮之禍而穡又不言之國家以私田瘠公
家而害民生興辭訟而毀風俗議欲革之以正田法
而穡為上相固執不可使其子種學揚言於人以倡



巨室怨謗之端李琳貪墨屠劣國人所知穡又欲納
交外戚以圖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任物印成藏
經舉國爭效惟恐不及以謨風俗使子弟言於人曰
非吾父意追祖穀之志耳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
恤也又以奉昌朝見迎立辛禡之計未遂託李崇仁
被劾歸于長湍觀望事變及殿下即位公然而來受
判門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了無忤色曲學阿世飾
詐釣名請下攸司論穡父子及敏修之罪以戒後世
為人臣而不忠者王命龍穡種學奪敏修告身思忠等
復上疏論劾流穡於長湍種學於順天遣糾於田時
勳敏修於昌寧時敏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穡又辨
敏修不服曰立昌之罪予固獨當穡實無與焉累日
逼之乃服二年憲司上疏請治穡修敏立昌又欲迎
禍之罪諫官又上疏請下穡敏修於憲司嚴加鞫問
置之極刑命削穡職與敏修徙遠地左常侍尹紹宗
以穡門生不署名臺諫復穡罪王遣思忠時及執義
李臯鞠于穡于長湍命之曰毋令穡驚動不若服當
更稟肯穡果不服偈立辛昌非穡所知穡若妄言上
天監臨請與敏修對鞫思忠遣時以聞王命加拷訊
時還宣旨使獄卒執杖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
敏修昌寧獄辭穡曰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穡宗親
與于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還且與昌外祖李

9 8 7 6 5 4 3 2 1
Inches

Centimetr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3/Colo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琳為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禍立已久當立子昌為對
無首勸擅立之時去年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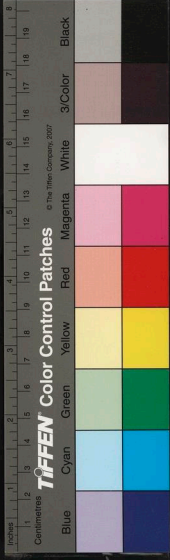
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逐父立子天下安
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耶予應之曰崔
瑩殺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修與

李太祖以為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趨之不獲已

回兵擊瑩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太后廢王置於
江華去開宗二十餘里蕙都勝地怡養性情無如此
地且宰相侍衛儀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昔何放
之有及還謂侍中

李叔祖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觀與遠也

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而已固無迎立之
議思忠等取辭乃還穡嘗語人曰昔元帝入晉繼大
統致堂胡氏以為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宋東晉君臣
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鞫交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造難易絕矣此亦
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穡於立辛氏不敢有
異議者亦此意也臺諫再論穡敏修罪不報交章復
論遂移穡于咸昌臺諫又論穡琳王欲與宰相議知
申事李行曰臺諫之論安知非功臣意耶手書疏尾
曰依申以穡為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臺諫
劾行黨附座主專事蒙蔽又劾仁沃侵官王不已已



皆罷之戎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為臺諫論列非臣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禍昌之黨疾臣等造言興謗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論執愈堅王素未信李穡謀亂且禹洪壽駙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諫伏閣請命王曰琳穡等皆已流竄勿更論請王以功臣等不視事命評理裴克廉署事都堂大提學安宗源左使權仲和等白王曰都堂庶事至繁如兩侍中不可一日無也遂令九功臣就職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一相解職都堂皆改此亦宜改九功臣批今出視事王從之九功臣詣闕拜謝王召入內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臺諫以言不聽辭皆左遷為守令流行于清州王昉趙胖還自京師白王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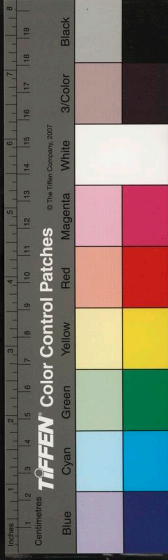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瑤為主瑤非宗室乃

李侍中姻親也瑤與

李侍中謀動兵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為不可

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殺害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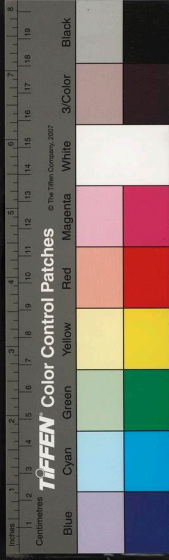
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遠流
其在貶宰相等潛遣我等來告

天子仍請親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葬初所記穉敏
修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彝等對辨曰本國事大以誠
安有是乎因問彝曰爾位至封君願知我乎彝愕然
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矣爾速還國語王及宰相將彝
書內人等鞫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上疏請鞫彝初
之黨留中不下會宗衍逃遂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
有麟于巡軍大獄遽起令臺省刑曹雜治之先鞫有
麟及總辦連崖公管望七夕曹彥趙禮公義韓旼金
忠安柱郭璇鄭丹鳳朴義龍等并下獄初有麟從第
思康素無行嘗為僧犯贓亡人

上國改名彝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

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有麟在獄
憂憤不食而死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夫介連繫穉琳
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生等于清州獄遣門下
評理尹虎密直副使朴經右司議李擴刑曹左郎申
孝昌田時與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鞠之虎等在清
州鞠諸囚皆不服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
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
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有州以來未有水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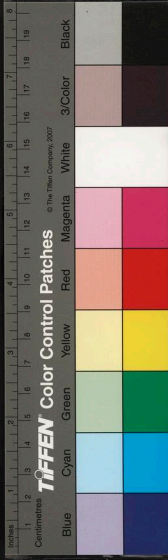
此其甚者王以水灾下教釋之仍安置咸昌尋有穡
許從便三年憲府請復治穡種學不從憲府復論穡
罪王免從之流於咸昌諫官又論種學流遠地俄許
京外便穡上書謝曰臣以不才幸遇殿下入繼正統
即於初政叨受判門下事滿溢是懼愈增兢惕未浹
旬日遽破殫勅連章累牘請置極刑閱歲三改益峻
不衰臣之性命在於朝夕苟非殿下好生之德與天
同功臣豈能得至今日以沐聖上作解之漢哉臣聞
命之日急於謝恩即離貶所踰嶺而北蒙犯風雪忠
驪之間宿疾發動難於跋涉致此淹流未得徑造闕
廷伏望隣臣哀憐永示好生之德王覽書即命釋呂
穡及崇仁種學穡還京謁我

太祖于私第

太祖驚喜迎之上座跪進酒請穡立飲穡不讓人皆
非之極歡而罷王聞之曰此二公疇昔之情好也王
嘗謂左右曰向者省憲數上疏請誅穡子以為穡嘗
事玄陵言事忤旨雖怒甚猶待以禮又為偽朝奉使
大明

帝寵待優渥召侍便殿屢賜宴慰天下想望其為人
以玄陵之睿鑑

皇帝之威靈禮貌如彼况如寡人其敢言之居數日
穡與崇仁種學詣闕謝恩召入內殿賜酒慰之命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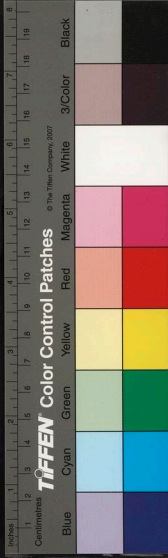


告身復封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四年宴庠
臣於壽昌宮穡醉發聲大笑近侍大護軍金鼎卿止
之穡惶恐超出鄭夢周柳曼殊等醉輒喧呼是日稍
戢蓋懲於李恬使酒得罪也誅曼周鞠諫官金震陽
等辭連穡種學種善流種學種善于外王使謂穡曰
御之二子得罪於朝卿其去矣兩江之外惟卿所適
穡憮然曰臣顧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延川尋徙驪
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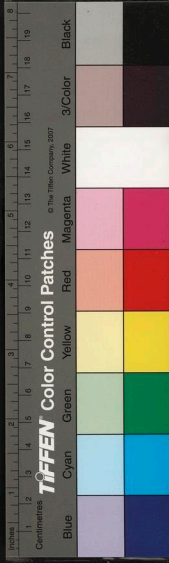
本朝封韓山伯卒年六十有九賜酒賻禮葬之謚文
靖穡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為詩文操筆即書略無凝
帶飽遊後學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學者皆仰慕掌國
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
角不治生產雖至屢空不以為意然志節不固無大
建白學問不絕崇信佛法為世所譏有收隱集五十
五卷行於世子種德種學種善種德官至同知密直
司事種學發書密直司事

禹玄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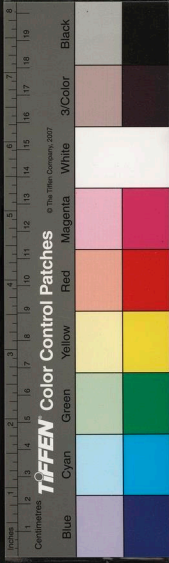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人人父吉生赤城君玄寶恭愍
朝登第補春秋閣檢累遷執義拜左司議大夫時正
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興慶斬金師幸罷影殿役
玄寶知之託以紹宗曠職劾去之與同僚金允升徐
鈞衡崔積善盧嵩等上疏曰事貴變通言要切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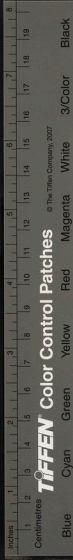
通乎變事難有成不切於時多言何補臣等承乏言
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慮敢不罄竭忠懷思有以補聖
德之萬一國家自庚寅年以來倭賊為寇連兵追捕
未能擒制近來以來狂暴尤甚殺害將帥擄掠人民
沿海州郡遠近騷然至於再犯京畿無所畏忌將來
之患固難測量將相大臣恬不為意制禦之方未有
成算如或羣賊乘間突至將何以處之凡事預定則
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及宰相謀及
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豈無方略可施者乎早定
規畫毋失事機議者以謂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
造船盡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並攻其營
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為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
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並置防守賊泛海揚揚而來
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
舟艦嚴備器械順流長驅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
飛渡倘得勢便擒捷掃蕩亦何必也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况戰者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慎國
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槍攘顛倒方始驅
聚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烏乎有
成雖孫吳為將亦無能為矣宜預先將帥蒐卒練兵
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能鼓目憤旌旗皆以戰爭不
為驚駭之事則雖遇勁敵皆能敵鬪豈有狼狽失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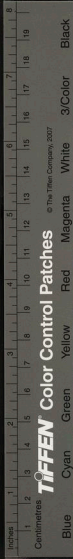
者乎用兵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為難宜擇子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教閱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兵用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况今雨澤愆其豐歉難知宜廣儲待以贍軍食人事動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徵不可誣矣邇來乾文示警地道興恠非一而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以祥而致災以災而反祥者在人主戒懼與否耳願殿下益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理屢下德音頒示條令其於憂國愛民慮深遠也法悉備也然而理效無著教化未孚其故無他但有司者以為文具循舊弊耳願取丙申以後累降條畫申勅有司舉行無遺便民之道不出乎此王下都評議使司然竟不行幸禍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大司憲禍乳媪張氏將祭松岳禍使宦者鄭變鳳言於玄寶曰令禁酒令嚴乳媪欲祭松岳何如玄寶曰酒祀神之物若受司醜帖則可矣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贊成事提調政房改三司左使尋復為贊成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哉



太祖回軍禍削諸將職以玄寶為右侍中纔數日而罷封丹陽府院君恭讓即位金佖獄起辭連玄寶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疏請正典刑籍没家產又不允郎舍伏閣待命王以玄寶於佖辭證不相干只免官郎舍更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逮繫彞初獄以灾異得免憲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士衡等上疏言罪涉彞初者已皆遠竄而唯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留在京城不宜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允翼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崔周兢持平趙庸以言不聽職辭不允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都堂都堂請從刑憲之請王不得已流於遠地尋宥許從便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糾正林子良等相與譏議時玄寶子洪得為執義赴衙子良等不庭迎大司憲金湊言子良等不迎執義又譏憲官為曠職以下陵長請罪之下子良等于巡軍鞠之子良曰沮王氏議立昌者穡也謀迎禍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人之罪同一律也本府論穡而不論穡寶其以子洪得為執義也洪得論穡罪是即論其父也與同列論父之黨而不即辭去是不有其父也其父謀絕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王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迎為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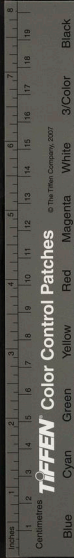


者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然謀
迎禍以絕王氏送葬初於上國將害本國罪之大者
省憲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曠職萬戶柳曼
殊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聞若等何由知之予
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乃因升慶鞠之升慶曰前此
詣鄭道傳第問曰聞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
然具言書中之事予聞之遂不迎洪得又見道傳問
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禍昌彝初之黨具密封以聞見
乎道傳曰若等以禍昌彝初之黨為大惡然其事也
矣吾所聞止此爾於是杖子良升慶配水軍改洪得
為典校令省憲刑曹上疏勸流道傳於奉化孫臺首
文章論玄寶罪請削職遠流疏再上王以其孫成範
為駙馬故皆留中召臺諫曰玄寶罪狀雖或明白子
必救之况罪狀未明曾被流放又在赦前其勿復論
臺退諫上疏又請不允知申事成石塔代言柳廷顯
曰曰事關大體不可不聽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請
王勉從之命玄寶曰今有司強請卿罪卿宜歸所安
處乃流鐵原尋宥之封丹山府院君鄭夢周誅鞠諫
官金震陽等辭連玄寶王以成範故釋不問都評議
司執玄寶與其子知密直洪壽典醫副令洪副判事
洪康上護軍洪得禮曹正即洪命及宗室南平君和
壽延君桂盜原君琦益山君叙福原君諮順盜君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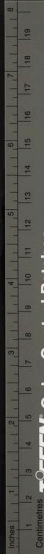


保寧君福門下贊成事安朔判開城府事金南得密
直使崔乙義前清州節制使王承貴前密直副使都
興知中事安瓊左代言柳廷顯右代言許應判事朴
興澤前延安府使安俊內府令申元弼兵曹總郎崔
咸宦官姜仁富流遠地使經歷張至和白王曰玄寶
等屢干罪犯過蒙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急
迫未及上聞將玄寶等分配于外臣等聞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之敢用先發後聞又上疏曰賞罰人主之
大病也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紊亂而危亡隨
之伏見禹玄寶洪壽父子本以邪媚之行依阿取容
竊位苟祿但知其家不知有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
一言及之於公道頃在偽朝黨於林廉廣行賄賂占
奪民田免於戍辰之誅幸也而玄寶則參於金佖得
厚之謀洪壽則與於迎立辛禍之議屢被彈劾窺免
己罪陰遣葬初造飾大言訴於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謀害本國此實萬世不赦之
罪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但願殿下寬慈
幸蒙原免誠宜改易行慮以報聖恩顧乃深銜向之
論己者擬欲報仇朋比夢周援引私昵諂佞之徒布
列攸司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誣謫忠良擾亂國家
罪不容誅臣等備員相府以社稷大謀不可坐視而
不言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人黨



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迸斥于外而罪惡貫盈
未厭眾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明國家罰惡
之典王命流玄寶于難林皆削職遠流憲府上疏曰
殿下即位以變來故相仍朝廷不睦此無他賞罰不
明恩義不分之致然也禹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
位至宰相洪壽姦回諂媚一無可稱實緣戚里寵待
優渥並宜恭謹守職以補王室也既與安烈逆謀又
與夢周陰謀構亂所犯屢著罪在難宥特殿下數宥
之恩忽社稷安危之計曾無戒懼日益驕矜謀去忠
臣惟事報復遂使中外相宜巨隣不輯竊為殿下痛
甚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以私徇也今都評議使司
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眾心伏望殿下計
以社稷斷以大義明正其罪垂戒萬世即舍亦上疏
請一依都堂所啟皆不報憲府復上疏曰天佑聖神
以復王室而殿下獨精圖理幾至昇平實三韓萬世
之幸也而禹玄寶父子前日所望皆關國體法不當
宥賴上寬仁獲全性命而乃懷報報復之日肆姦邪
之計朋比夢周連結宗親陰圖構亂貽患國家是誠
宗社之罪人恐殿下不得而私也竊念殿下即位以
殊禍亂相繼迫令不解無非此人之為也薄昭文帝
之親舊也一犯法而文帝不小暇貸以存漢法楊妃
玄宗之寵姬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以安眾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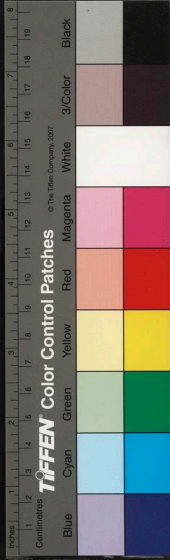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蓋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慮斷以大義永絕禍階
卽舍金子粹等言禹玄寶構釁生事之罪在所不赦
輔臣憲臣上章請罪而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寬
典是愛克厥威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
也願明示威斷一依前日所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
叙臺諫復交章請罪留中不下伏閭力爭王曰玄寶
父子雖重予本惡殺不忍加誅且予既從臺諫之言
已遠流矣臺諫宜亦從予言毋強言也臺諫又言震
陽等獄辭云洪壽洪富指喉上疏請明正其罪於是
更流洪壽洪寶遠地永不叙玄寶入 本朝封丹陽
伯卒年六十八徽朝三日賜諡改祭官克葬事諡忠
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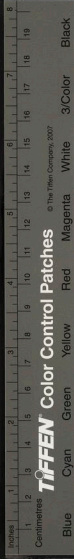
李崇仁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府人恭愍朝登第授肅雍府丞
累遷長興庫使兼進德博士本國選文士應舉

京師崇仁為首選以年未二十五不遣禮儀散郎
藝文應教門下舍人辛禍時除典理總郎與金九容
鄭道傳等請却北元使坐使削職尋釋之起拜成均
司成轉右司議大夫與同僚上疏曰從諫人君之美
德故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殿下春秋鼎
盛國家多故正當勵精求理之時也近日憲司請開
書筵卽賜俞允羣臣喜慶以為聖學日進當日與老



成大臣講論治道終始惟一不可怠忽先王克謹天戒不敢違宣故詩曰畏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竊聞近日書雲觀上言乾文有變是天仁愛殿下而譴告也宜減膳徹樂恐懼修省上以答上天仁愛之下以慰羣情願望之情守令民之司命苟非其人民受其害民之憔悴莫甚此時乞令兩府臺諫六曹各舉所知舉非其人罪及舉主近來遷代大速雖得其人未見其效須放三載考績之法三年方許遷代令按廉殿最以閒如有政績尤著者不次擢用與師動眾必有其弊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有小寇三元帥外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惟委任不專卒無成功往返之間民受其苦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隨其成敗以明賞罰仍乞各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軍目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致紛擾設官分職各有攸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是為令典不可改也乞復置此官將中官之小心謹慎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設驗守國先王之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近來海寇大熾侵至畿甸中外城郭頽圯不修民無所據流移莫禁盜益深入乞內自都城外至沿邊州郡各令有司以時修築要務堅固使民安業且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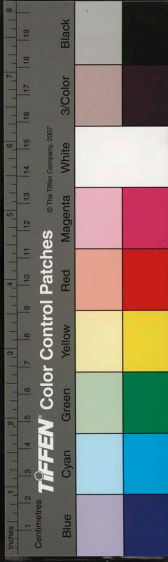


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必不服國家土田之賜本以待有功近來冒愛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刷其不盡與南幸興王癸卯三等功者收其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其數者收其贏數以充軍須功臣之號除有功外亦宜重惜近因倭寇諸道貢賦大半未納百官之俸歲減一歲崇敬府高瑞寺及興福崇福典寶三都監已無所職但廉廩祿乞皆革罷近來官爵真添相雜其謝牒但有堂後署而無印信恐後日必有假濫乞東班則典理司西班則軍簿司印信署給尋拜密直提學與政堂文學鄭畿之轉同知司事以李仁任姻族杖流通州召還發書密司事直與李穡金士安如 京師賀正還拜藝文館提學辛昌時與朴天祥河崙等辦永興君環真偽坐誣憲司請置極刑崇仁逃獄卒反接崇仁子次若索之鞭背流血過梨峴適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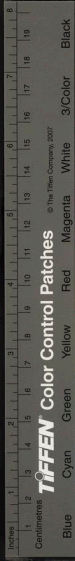
太祖獄卒匿次若路旁家次若大呼曰願

令公活我

太祖驚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責子索父耶即命釋之令從者一人歸次若于家乃與侍中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宜布寬請宥天祥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啟沃有日乞令供職於是流天祥等于遠地崇乃出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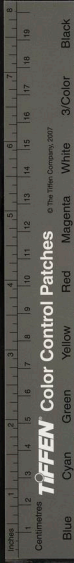
筵憲司乃劾之崇仁辭不允諫官具成佑吳思忠南
在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傳曰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苟為臣子
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惟崇仁性稟姦貪言
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及遠但以文墨末藝出身盜
名久居樞要往者仁任用事既為黨比堅味盜國又
為腹心頗張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
得掌試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為散騎常侍當慶求為
為監試試官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以常侍高官降
求上護軍以掌其試且母死纜踰百日啗肉自若以
殺人紀是不孝也此奉國以羣兇貪婪絕我國英
而羣兇伏誅聖上中興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力疾
入朝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親買賣有同商賈以
免我侍中之行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士大夫之
面雖詩成七步口誦堯舜之言曾犬豕之不若真所
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為侍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
日肆其姦謀誣詔宗親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
而情見辭窮違命隱匿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勿問
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恩遮
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毀禮之意甚矣其為不敬
孰大於此敗常亂俗帝王所不宥願今憲司案罪痛
理遠竄四裔以懲不教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



倫以勵士節昌下其疏於憲司令究問是夜憲司使
臺卒守崇仁家崇仁穴牆逃獲之上疏劾流京山府
又劾前秘書監林敦之嘗蒸妻母今又從李穡入朝
親自買賣并流遠州敦之即啓陽也與崇仁素善故
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疏論救崇仁曰近日臺省
論執崇仁罪狀殿下優容復其爵位而論者愈堅指
為不忠不孝殿下重違諫憲擯黜崇仁以示至公然
有君如殿下之明有臣如崇仁之賢而反以大惡得
罪以累聖朝甚可惜也不得不辨夫謂崇仁為不孝
者以其母歿之內為試員也然當是時其父元具既
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
策也國家重崇仁之才闕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
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其身
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內不自安而
黽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也誠是
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
俱歿三年之內冒干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
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為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
為誰榮乎為自己也為父忍母猶為不孝為自己忘
父母得為真孝乎况我國人能行三年喪者萬或有
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其情若罪崇仁必求能
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弃萬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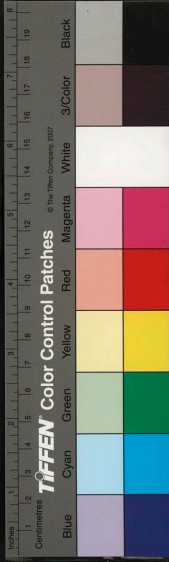


人而用之也不察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可惜乎夫謂崇仁為不忠者以其難辨永興真偽之事既稟上命宜即自詣延遷不進以至隱避也然崇仁大臣永興真偽之辨言語之小失也以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織問之而已又况前日憲司上書以為大臣犯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之定為判格故崇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即就辨及至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弱亦猶處之失道使之驚懼非是崇仁心懷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永興真偽之事蓋其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興輩比隣相從得聞其言非是崇仁誕妄倡為此言也及復爵位不即進謝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謗有由焉指揮姓陳者其妻即崇仁妻之宗族也因往其家經過市巷又欲遊觀行于道上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為此言以誣毀之聽者不察以為實然若果買賣以辱國家則臣之奉使適在崇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一聞崇仁買賣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足未嘗躡中國之境其耳何得聞此事乎謗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謗者之言而不信崇仁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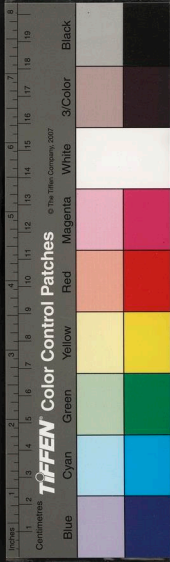


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謚上王
襲爵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金銀馬布亦崇
仁之力也

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崇仁之
功也崇仁章文簡潔高古間世挺生中國罕有國家
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議者不此之察反信小
人陰毀之言故以大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
賢二者為天下國家之大經也天下親重宗室欲雪
其恥特命所司以明永興真偽之由親親之道可謂
得矣崇仁久為侍講之官殿下所受教之臣也纔有
疑謗不為辨理即令敬熙尊賢之道有未至焉臣竊
為殿下之惜也亦宜為之特命所司推明其謗自出
之由謗者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
必不能神轉而鬼輸用車幾兩馱馬幾匹其車果皆
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一一推明謗者
真無一毫之買車皆崇仁之貨馬倍他人之例然後
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之公矣
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其車非盡崇仁之貨其馬非
倍他人之例則謗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宜正謗者
誣陷之罪以雪賢者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
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為崇仁讀書通理
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



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無補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為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邦家者小有疑則以為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為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心竭力窮經通理得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毀人心術墮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自有古議賢議能議功之法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末減所以使人人皆勉於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賢能之罪是沮後人為善之心也假使崇仁誠為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士之皆勉於為學矣况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於都評議使門下府司憲司推告誘者明其曲直以雪其恥以褒其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公道幸甚昔周公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過孔子未免於被毀微孟子之辯則匡章未免為不孝無同舍之歸則不疑未免為盜今古之聖賢不幸被謗亦多有之願殿下不以被謗而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為可舉而施之以為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臣竄欲與崇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見崇仁以誣其罪而貪位畏威苟容緘默也大司憲趙浚明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踐華要坐府司等語為已發也深銜之崇仁雖有才然行已則所失固多近之論赦亦不可謂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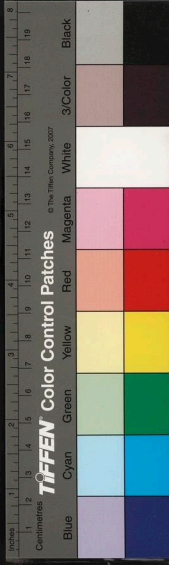
近嘗言糴之入朝也士安僦從商人白巨麻多資金
銀以行崇仁令減其數巨麻恨之構虛事昌下近書
予都評議使司令議使司移門下府門下府牒憲府
問崇仁併行通事宋希正希正云崇仁賚白金芎麻
布入市買彩緞十六匹絹二十餘匹木綿五匹色絲
五六斤又鞠私隸白崇仁者亦如希正言諫官上疏
論近曰臣等上疏論崇仁罪殿下命憲司鞠之崇仁
逃匿答書密直權近上疏極言崇仁無罪且揚其言
請鞠論崇仁者臣等不得不拜乞賜垂察惟我先王
上法三代以立喪制及國家多故權從唐宋之制奪
情起復然其起之也甚謹必使禮部奉旨牒中書中
書牒諫院諫院牒憲司憲司復牒禮部督起視事故
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者蓋急於用人才非
所以榮其人也是以宗廟大享正至誕節與夫八關
然燈凡諸朝會則不與焉此國家成法也雖頑愚之
人至於吉禮皆曰吾父母三年之內不敢與焉况冠
帶而掌國試乎崇仁讀書登第盜名一世斬焉在哀
經之中諂附林廉求為常侍而處華省又掌國試夫
常侍諫官也不可以公然毀禮故降求上護軍為監
試試官以吉服人文宣王廟坐明倫堂啗肉自若楊
楊然榮耀於人以禽獸之行導三韓後學之輩臣等
誠恐以不正之學累殿下惟新之理故不得不追論



之也權近反以其掌試為孝父是欺殿下而毀人倫也近非不知崇仁之犯法毀禮為有罪而臣等之論劾為有理也但阿私所好飾詐文非蒙蔽上聽欲害所司耳且崇仁誣陷宗親詐窮獄成乃逃殿下以待讀之故命赦之臣等再論其罪而又逃其為不敬孰於此而近反謂之賢以臣等為誣陷君子請加推鞠是欲使諫官杜口而開殿下拒諫之漸也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其買贖之事一行宋希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而近黨比崇仁欲害所司敢以妄言欺罔上聽其罪莫甚乞下憲司收其職牒與希正白仁等封鞫以正其罪下節評議使司議之即合夏上疏言崇仁誣陷宗親毀斂人之大倫其罪一也母喪三年之內吉服掌試啗肉自若以毀風俗其罪二也奉使上國身親買贖與市人爭利失使臣之節其罪三也所司法官奉王命辨親宗真偽而逆命逃匿其罪四也所司劾奏殿下赦勿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不即進謝其罪五也崇仁之罪如此而權近朋比飾詐欲以掩庇謀害所司其罪有甚於崇仁固不在赦不宜付相府而更議也且案罪定法非宰相之事也乞下憲司收其職牒明定其罪昌命勿鞫奪告身流牛峯縣起居舍人孟思誠以嘗受業於近不署名於疏恭讓時諫官論崇仁與河崙前為仁任腹心後徇穢姦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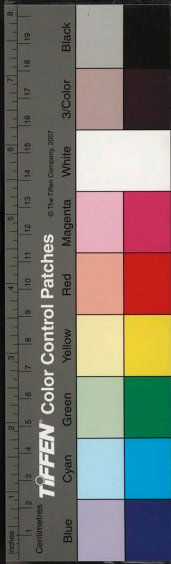


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禍以絕王氏之血食徙流
他郡彝初欲起逮繫清州以水災免未幾許徙便召
還給告身除知密直司事同知春秋館事又以鄭夢
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稽每
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切中原士
大夫觀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集行於世子次
點次若次騫次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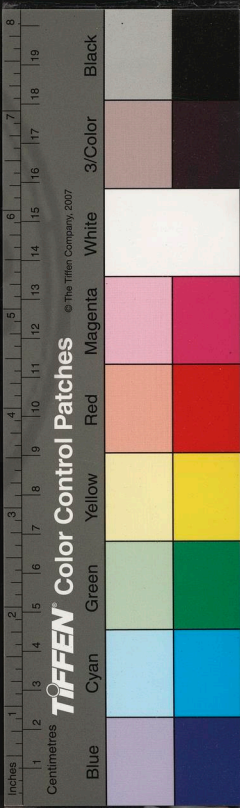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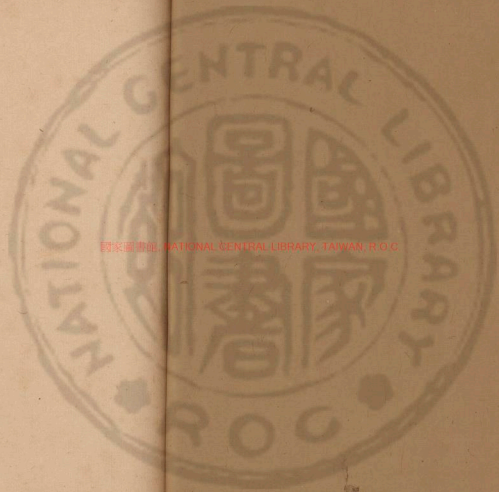


高麗史 三十五

列傳卷二十九至
卷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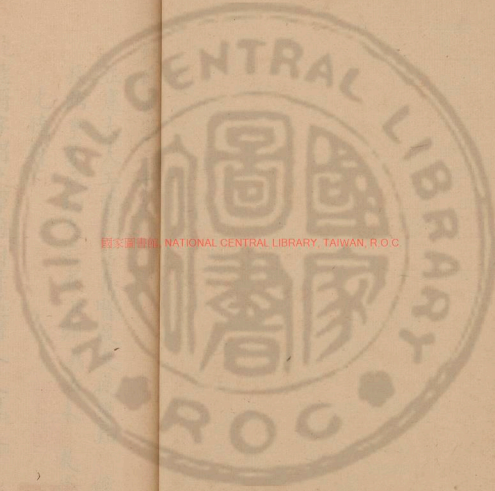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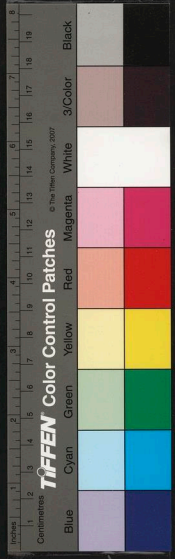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97-9 v.28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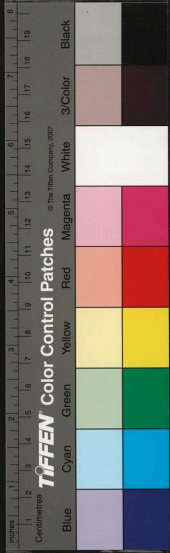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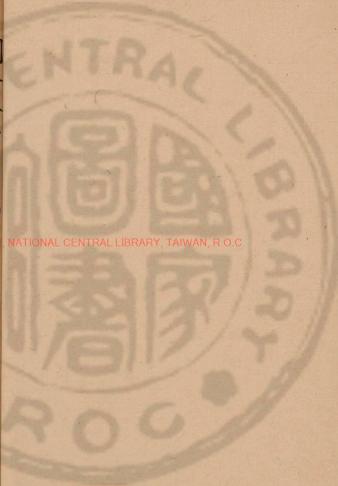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二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沈德符



沈德符字得之寧海府青鳧縣人父龍吏曹正即德
符忠肅未蔭補司醞直長同正恭愍朝累遷判衛尉
寺事辛禍初除右常侍陞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商
議會議都監事出為西海道元帥進知密直司事賜
推誠協贊功臣號尋判司事轉知門下事復為西海
道元帥與羅世等繫倭于鎮浦獻捷禍厚加賞賜久
之拜贊成事時遣使如



京師獻歲貢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禹堅犯令斬以循又出為東北面上元帥過倭賊于北青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倭又寇端州德符與戰敗績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德符與知密直洪徽密直副使安柱青州上萬戶黃希須大護軍鄭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火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陳獨立中槩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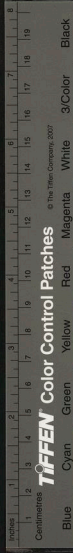
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即晉諸將營中百公在七十步許

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汝等觀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堯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

李太祖

舊諱碑磔螺也

太祖率上護軍李豆蘭散負高呂判衛尉寺趙英珪安宗儉韓邦海金天崔景李玄景河石柱李柔金世韓思友李都景等百餘騎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為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為一屯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



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槎

太祖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眼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

李太祖萬戶也汝其速將否則悔無及矣賊酋對曰

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

太祖曰當因其急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英珪等

引致之賊先鋒數百追來

太祖陽北自為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二十餘

人皆應絃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

是

太祖身先士卒單騎衝賊所射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

者數四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

馬俱徹者賊徒奔潰官軍乘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

野塞川無一人得脫者是戰也女真軍乘夜縱殺

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八千佛山亦

盡擒之禍攻遼德符以西京都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池湧奇鄭夢周俱長壽成石璘趙浚朴

藏鄭道傳議曰禍昌本非王氏可奉宗祀又有

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奉定妃教放昌于江華迎立

定昌府院君瑤是為恭讓王即立之夕王塔姜淮李

文著八謂王曰諸將相立殿下者只欲圖免已禍非



為王氏也殿下慎勿親信思所以自保王塔禹成範
侍側聞之告其母尹氏尹氏從兄紹宗聞之以告九
功臣九臣功言於王曰殿下甫即位諛言遽八臣等
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即罪臣等若以臣等黜偽
姓復立王氏為有功於宗社請罪諫人使上下無間
馬王顧左右默然九功臣俯伏良久而退尋賜忠勤
亮節翊贊佐命臣號拜壁上三韓三重大臣門下侍
中判都評議使司事吏曹尚瑞司事領孝思觀事兼
八衛工護軍領經筵事封青城郡忠義伯賜中興功
臣錄券教曰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勸之以賞若
稽古典自有成規即東志志勅為防東簡用合道守
安危注意適時適變善應兵機人用樂從惟其所令
乃能諭群帥於危疑之際回大軍於險阻之中而使
權姦權沮狂謀

中國復修舊好尹承順回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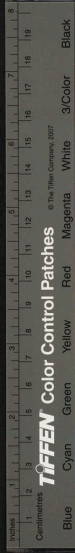
京師

帝責本國以君位絕祀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
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

葛諱與卿共謀相與徇義忘身坐定天議天命所

在人心亦隨朝市不驚兵革不用異姓之禍不日而
除邦國之基既傾而再平王氏之祀已絕而復續在
昔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唐雖時異而勢殊諒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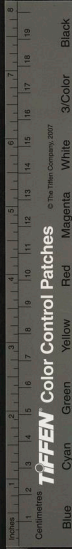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志同而氣合功在社稷澤及生民余惟仰成嘉乃不
績位有可言者使得面啟其大者只令疏聞從之賜
中興功臣錄券封昌城郡忠義君下教褒美曰御端
慤之資慷慨之志早通鄒魯之書遠緬鍾王之筆荷
玄陵簡注之深將為大用以逆屯忘憚之甚遂致左
遷不阿世而取容唯樂天而知命嘗被憲司之薦乃
有觀察之行予在藩卽悉聞高風辛禍盜據王位既
流予生靈又得罪於上國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舊諱首倡大義御贊佐決策推戴寡躬載惟功烈

增光簡策若不褒嘉何以勸勵爰命勒碑紀德立閣
圖形賜之土田副以藏後從昆麓忠義之號永世蒙
赦宥之恩仍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御其膺此異
數諒我至懷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邊三司左使
請減宦官祿王止罷月俸尋以疾辭不允加賜定祚
功臣號轉藝文館大提學拜門下贊成事以李穡禹
玄寶之黨與弟石琰流于外自此以後八

上卿而極備恩數告祖廟而指誓山河立閣圖形鐫
碑頌德崇加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
以藏獲仍賜銀一錠馬一匹御其永肩乃心以輔予
德王將幸長湍觀戰艦臺諫上疏止之王遣人問德
符曰今日之舉將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
止也王決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曰臺



諫之言不可拒王勉從之又下教錄回軍功賜田西
京千戶尹龜澤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湧奇等謀
將害

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今其鎮撫前
密直副使曹彥郭璇前判書金兆府前判事魏種張
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害

侍中我
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裕德符族姪且麾下鎮撫也
德符怒下裕獄語在宗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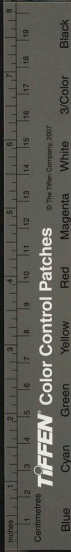
太祖曰王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氣趙裕之
事必虛妄請勿鞠令我二臣終始保全王將釋之德
符聞之大驚泣請曰裕解連於臣今若不問則臣之
不與謀何以辨之請與裕對鞠王召德符入德符不
顧而出步至巡軍自請繫獄王命知申事閔開召之
德符乃進謝王命釋裕憲府上疏請將裕龜澤對置
王命評理朴歲同臺諫鞠治裕初不服歲欲先拷訊
龜澤執義柳廷顯曰先鞠告者何義也歲變色默然
乃拷訊裕裕服絞殺籍其家憲府又劾德符遂囚彥
璇兆府種翼于獄皆杖百遠流罷德符又流湧奇等
臺諫交章曰德符為國首相乃令趙裕金兆府等姦
兒之輩掌其兵權以致禍萌欲掩裕罪輕自就獄取



笑於人又不從判旨累日擁兵不放無人臣之禮令
麾下皆已服罪德符尚在國中入相疑忌禍不可測
願殿下竄之遠方以絕國人之疑以杜禍亂之萌連
日伏閣固請乃流德符于冕山明年起封青城郡忠
義伯復拜侍中從世子如京師諫官以德符獲罪未
久上疏止之不聽加賜安社功臣號後與守侍中裴
克廉等上疏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
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罷新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
學教授官資贍楮貨庫人物推辨都監東西通掌所
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法又
諸司有手稟事皆直報都堂勿隸六曹尋辭職叟列
門下府事自此以後入朝

李琳

李琳固城縣人父嶠監察大夫琳恭愍朝累官密直
副使辛禍時陞判司事禍納琳女冊為謹妃封琳為
鐵城府院君琳母李氏為三韓國大夫人妻洪氏為
卞韓國大夫人琳好佛嘗欲往慶尚道四佛山寺禍
以國舅不可輕出止之華藏寺僧覺然自稱得道雖
達官亦惑之婦女全集醜聲流聞憲司鞠之素敬信
者皆惜之琳尤痛立門外大叫曰此僧有何罪耶辛
昌時拜胙下侍中命劔履上殿贊拜不名琳乞解職
不聽恭讓即位金佇邊安烈之獄起辭連琳及子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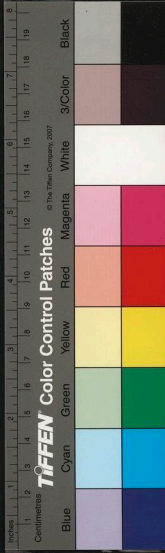


生流遠地遣執義南在等鞠之諫官尹紹宗等上疏
曰今見慶尚道都觀察使金湊執義南在判事孫興
宗獻納咸傳霖等同鞠李貴生獄詞云去歲十月禹
仁烈先到邊安烈家貴生隨父琳繼至安烈謂琳曰
令李乙珍李庚道郭忠輔等害侍中

李太祖然後仁烈與王安德禹洪壽等往驪興迎辛
禍計已定矣仁烈不言微笑其情固當鞠問貴生之
言明白與臣等前所論奏金符之言如出一口仁烈
安德洪壽等黨於安烈欲立辛禍絕我王氏之罪天
地所不容祖宗所不宥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
也殿下既不私安烈而誅之仁烈等三人尚未就誅
反側之禍甚可畏也請將仁烈安德洪壽明正典刑
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懲萬世亂賊之黨疏上留中
不下臺諫交章上疏曰伏覩

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為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王氏
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此則

皇帝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明睿
所照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腑肝其天下之人稱明見
萬里者信矣其懷諸侯緇絕世之義亦至矣今侍中
李太祖素蘊忠義常腐心於偽朝而不敢發及辛禍
狂妄日甚遂有攻遼之舉崔瑩主之侍中
李太祖力沮不得行至鴨江舉義回軍退禹黜瑩而



議立宗親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李琳之親謀於李
穡立穡子昌則

李太祖之忠憤益切矣及見

宣諭之語慨然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義定大
策奉殿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敏專政固寵詐以辛毗之子穡
為玄陵所御宮人所出而立之以其族弟李琳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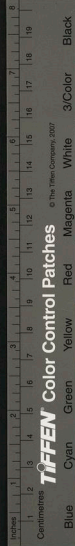
妻之其後曹敏修李穡共立子昌邊安烈李琳李貴
生鄭地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害侍中

李太祖舊諱欲絕我王氏之祀幸賴宗社之靈免謀不遂

向使安烈之計得行豈惟侍中

李太祖舊諱不得免禍王氏宗親亦無遺類而殿下之大
事去矣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逆也安烈雖伏誅而其餘逆黨未正鉅鎖
故臣等上疏請罪殿下不唯不允反加褒獎書再上
而又不下忠逆混淆大為中興初政之累也古今人
主優柔不斷以致禍亂者甚多臣等大為殿下惜之
臣等所言只為社稷殿下所重未知何事殿下懼宥
此輩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私窺殿下也又恐
天子謂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伏望殿下斷以公義
將李琳貴生鄭地仁烈安德洪壽元庠乙珍庚道等
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清明亂臣賊子知所戒



矣不報臺諫復疏曰法者天下古今所公共非一人
所得而私也是故願理之君有罪者雖至親必罰有
功者雖仇怨必賞周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
公而見誅漢之上官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
族是皆以公滅私為國不顧家者也假使周公霍光
見疑於成王昭帝則周漢歷年之久亦未可期唐之
張柬之等五人忠義社稷之臣也中宗以其推戴之
力八紹正統灼之武三思之罪逆而帝於私意優柔
不斷卒使忠義功臣柬之等五王皆不得保其首領
尋亦不自免此以私滅公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
千歲之下昔中宗之不斷張五王之失計也我之凌
初政之美殿下所親見也及其末年遠忠直近儉邪
而賞罰失當遂使功臣無一得全卒致十六年異姓
之禍今

天子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以一驛丞之
故後盡親王之髮以謝天下

天子之尊而不得赦其子者誠以法者非一人之所
得私也戊辰回軍之後諸將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主
將沮眾議謀於李穡李琳而立昌李穡既與敏修李
琳共謀立昌又謀迎禍此二人者世為王氏之臣而
又為大將大儒宜其首倡大義以昔興復顧乃沮眾
議而立異姓則其為祖宗之罪人三韓之世讐而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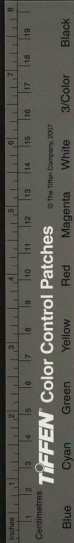


逆之罪明甚矣權近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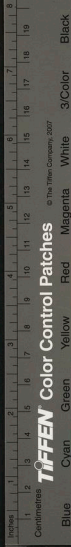
天子復立王氏者中路私拆預知密旨不付都堂先示李琳則其欺

天子負王氏黨附異姓陰謀不執得罪於祖宗亦大矣李琳李貴生李乙珍鄭地禹仁烈李庾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與逆賊邊安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幸禍允謀殺大臣者尚且不宥况擁立異姓使我列聖之靈永不血食者乎倘使逆謀得遂則殿下何以成中興之業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然則此逆黨者非列聖子孫所共戴天非王氏臣子所共立於三韓也上者也願殿下為三韓社稷慮為萬世子孫計斷以大義明正其罪王召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既已罪之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遂徙琳于鐵原穡于咸昌地于橫川貴生于固城流仁烈于清風杖乙珍庾道謂安德洪壽有功庠但聞安烈言皆原之臺諫復請曰罪莫大於反逆天下萬世所不可赦者也邊安烈潛圖不執欲殺大臣迎辛禍以逞其欲臣等上疏請鞫黨其殿下命申孝昌朴為生鞫李乙珍乙珍云李琳李貴生鄭地李庾道元庠實與其謀又命臺省巡軍鞫之貴生明言謀逆之狀問李琳則亦與貴生同而殿下皆宥之或反褒之或正杖之遠竄者或徙近邑



或有削爵而置近境或有不削爵者等為逆黨而罰之不同有如是夫失刑政之公矣將見紀綱不振讒佞日盛堯逆得志爭臣杜口忠良歆望而危亂將至中興之大業瓦解矣琳貴生與逆魁安烈潛圖不軌其狀已著禹仁烈與琳貴生安烈第其同謀之狀明矣安烈欲使仁烈王安德禹洪壽迎辛福人固多矣而必使三人迎禍則其與謀也必矣仁烈素無節行阿附仁任安德寅緣軍功並至將相殿下反以此二人為有功而加爵賞何哉洪壽於辛福時叅掌機密頗有不廉之請惟承蒙蔭驟至卿相乙珍庾道頑愚無知叛身行伍豈稱軍功以盜爵謀命皆為逆魁之腹心首居刺客之列豈可杖之而已乎權近私拆天朝復立王氏之咨先示逆黨以趨逆謀罪固不容誅矣曹敏修秉主將之權沮眾議立異姓李穡為世儒宗於復立王氏之議固當悅而從之乃反沮之皆王氏祖宗之罪人也鄭地元庠與謀之狀乙珍已明言之亦豈可不辨而遽捨之乎願殿下深慮萬世子孫之計明正其罪以副三韓臣庶之望命配琳貴生敏修穡仁烈地近乙珍庾道安德洪壽庠等于外諫官再上疏力爭不聽臺諫復交章曰向者邊安烈畜憤於革私田及至禮部咨文之來欲盡滅王氏以固辛氏乃與李琳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李貴生等潛謀



中

不軌以李乙珍李庾道為刺客欲害忠良以謀亂國
家若其計得行則王氏之中興其可望乎今反加逆
黨以官職而寵異之是勸萬世大逆不軌之黨也侍

李太祖才兼將相心在社稷隣敵畏其威中原慕其

舊諱

名國之存亡實繫是人若非是人殿下何以成中興

之大業太祖列聖三十一代在天之靈何以享殿下

之孝祀乎今若不去逆黨漸使得志則臣等恐社稷

之忠臣必為唐室之五王未免逆黨之中傷矣奈何

殿下以姻婭之故曲法赦之手乞明正典刑以戒後

來不聽臺諫復上疏曰大逆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

所不赦故仲尼作春秋而誅亂討賊必先誅未發之

禍心况其已著之大逆乎殿下既為太祖之神孫則

安烈之黨殿下之世讐也國人明知其罪而殿下宥

之則殿下亦祖宗之罪人矣奈何以姻婭之故聽信

讒言宥此逆黨遂使儉邪之輩得志於內忠義之臣

解體於外乎凡謀逆者先植黨與而後敢於為惡未

知殿下以為安烈無黨與而獨謀乎伏願殿下割正

法明置琳琳等典刑又不允彘初獄起繫琳清州尋

以水灾免憲司又言不可輕赦不聽尋宥琳及貴生

即舍許應等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姜仁裕

王興申雅等常在偽朝憑恃女寵毀法亂紀悉皆流



竄尋蒙恩宥完聚京都無所懲戒請下憲司屏諸遠
方王從之流琳于忠州裕仁豐州興清州雅全州琳
病死貶所子貴生茂生

王康

王康宗室疏屬恭愍二十年應舉中會試康於儕輩
年最少王召見謂曰判官曹崇禮進士閔安仁老成
儒者尚未中第况此少者乎必假手也使瀉會試策
題不克王怒停殿試命自今年未十五歲者毋得赴
試踰數月覆試賜同進士第補成均直學累遷江寧
府丞辛禍立授典理摠郎遷成均祭酒尋為西北面
出為楊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體察使兼防禦監鐵使
尋轉禮曹判書陞密直副使兼楊廣全羅慶尚道水
軍都體察使監鐵漕轉招討營田繕城事教曰國家
中遭否運偽主昏淫權臣貪暴紀綱大壞加以倭寇
陸梁州郡凋瘵漕轉不通倉庾虛竭撥亂之後思得
才能以革舊弊堂臣薦卿以任海道不數年間果有
成效簡錄戎兵而島吏遠道轉輸糧餉而國用不竭
予嘉乃功今委以三道都體察使以摠水陸之事其
軍吏有功者具聞以名予將擢用奉翊以上申請科
罪三品以上聽卿專斷康屢運三道軍須稅貢都堂
必設宴勞之康以利國為己任務盡魚鹽之利錢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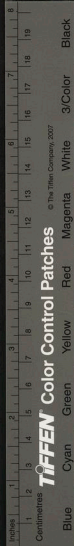
之八鉅萬計國家賴之康侵牟海道民多怨咨時為
康為聚斂之臣康獻議曰揚廣道泰安瑞州之境有
炭浦從南流至興仁橋百八十餘里倉浦自北流至
葦堤城下七十里二浦間古有浚渠處深鑿者十餘
里其未鑿者不過七里若畢鑿使海水流通則每歲
漕運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請始役於七月終
於八月於是發丁夫浚之石在水底且海潮往來隨
鑿隨塞未易施功事竟無成康嘗舉前收使呂稱為
副使將代已任人以劉晏之徒目之

朴葦

朴葦密陽人初蒲弓達赤辛渴時為金海府使擊倭

于黃山江斬二十九級賊役江死者亦眾又倭賊五
十艘至金海南浦榜示後來賊曰吾輩乘風利沂黃
山江直擣密城葦偵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
以待之賊見榜一艘先入江口伏發葦亦突至遍擊
賊狼狽自刃投水死殆盡時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
倭戰賊魁霸家臺萬戶著大鐵兜鍪至手足皆甲令
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轉而至我軍迎擊斬之
報至褒賞葦克廉甚厚後為慶尚道都巡問使斬倭
十四級禍攻遠葦以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復為慶尚道都巡問使與安東元帥崔暉
擊倭于尚州中牟縣破之賜弓矢綵段又擊倭于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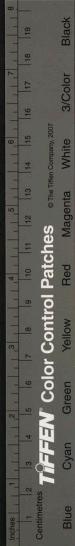


靈縣斬三十五級又以戰艦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
三百艘及傍岸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
安等繼至搜本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辛昌下教
獎諭曰我朝昇平日久武備稍弛肆致島倭恣為寇
掠迄今四紀擾我三陟國家唯務守禦將帥尚稽徂
征而卿發憤於懷伏義而往凌不測之鯨波覆積年
之蟻穴室廬船艦盡為煨燼俘虜人民得還鄉間足
以雪國家之恥足以復臣民之讐捷報初來予心寔
喜今遣門下評理徐鈞銜賜御衣鞍馬銀錠等物歲
上箋謝時人以為歲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尋改
事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知門下府事封忠義君賜功臣
錄券及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五端教曰卿以
寬宏之度豁達之資逢時展才委身軼掌其處事之
敏銜上之忠玄陵稱之四為守令三鎮南服寇戢民
安爵有聲績才超眎賈之儔勇在關張之右域于州
而金湯之利始驗鈿其船而海道之警悉除載惟對
馬之役有光辛巳之征

天子貴位異姓為王卿與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舊諱首倡大義推戴寡功以安邦家之基以定君
臣之分嘉乃丕績曰篤不忘追崇祖考之號仍加世



宥之恩錫之土田副以臧獲卿其膺此異數益勵忠誠金宗衍之獄起辭連歲流豐州尋錄回軍功賜錄券及田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豆蘭

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真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為千戶恭愍時豆蘭遣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我

太祖屬麾下辛禡時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麗青州上萬戶黃希碩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胡拔都來寇瑞州副萬戶金司不花力應盡以資討故從湯被執麗希碩等累戰皆敗時豆蘭以母喪在青州

太祖使人召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服在家其脫哀從我豆蘭乃脫哀拜哭告天佩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平豆蘭為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太祖尋至拔胡都著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黑北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留其士卒拔劔挺身出

太祖亦單騎拔劔馳進揮劔相擊兩皆閃過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即又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世判書金世德妻尹氏寡居數年有穢行其母以嫁前洪州牧使徐義緣數日尹氏惡義而出之憲司劾之遣卒守其家李仁任等受尹氏厚賂謀欲寢之謂豆蘭屢立邊功以尹氏妻之拜禮儀判書又從

太祖大敗倭賊于威州免兒洞賜室力佐命功臣號拜密直副使攻遼之舉從

太祖回軍尋商議同知密直司事會議都監事辛昌立授知司事恭讓即位錄回軍功賜錄券土田陞密直使與張思吉舉委于四海道進知門下府事司判都評議使同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南閩

南閩宜寧縣人性豪邁無檢束自幼好奇計辛禍時補社稷壇直時寇倭大熾三陟郡城小且危國家難其守閩自薦知郡事既到郡賊遂至閩率十餘騎開門突擊之賊敗走召授司僕正禍攻遼從戎

太祖至威化島與趙仁沃等獻回軍之議且密謀推戴以

太祖嚴謹不敢發言既還密白

太宗太宗戒以勿言轉三司右尹監門衛上護軍恭讓朝拜鷹揚軍上護軍兼軍簿判書錄回軍功賜土



田錄卷陞開城尹遷密直副使上書曰從諫如流人君之德責難於君臣子之功恭昔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訓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君臣更相勉勵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鑑哉近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之弊自責下教求言然其直言極諫者非一而優游不斷臣恐內多欲而外弛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為有痛哭者一流泣者二長太息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然絕網備舉誼之言尚爾矧當今日可言者多矣臣以庸劣荷殿下之重恩受殿下之厚祿凡所見聞不以上違是不忠心故以數言不達不忠即刀筆會中之禍敢冒聰聽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腐心於徇姓而不敢發辛禍之狂妄日熾遂有戊辰征遼之舉諸將仗義回軍退辛禍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曹敏修不顧萬世之法力沮眾議謀於一大儒立禰子昌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深切矣反見尹承順權近賈來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九功臣慨然有拔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為恭愍王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拆



預知密旨黨附外戚反欲迎禍永絕王氏幾使
聖天子存亡繼絕之恩不得行其為逆謀實金卮鄭
得厚所明言官使國人所共聞故臺諫交章論執而
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鎖國人靡不失望向使安烈
之計得行則殿下之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奸黨同
惡相濟以圖不軌令尹彛李初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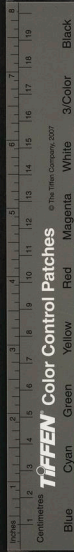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之兵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昉趙胖
之還辭證明白何置而不問乎使臣鄭道傳韓尚質
等欽奉

宣諭聖旨曰高麗百多小也也有賢的也有愚的自
要小見識使那小人來則其為不軌之迹明矣始謀
之黨見矣誠宜命有司推鞠其狀明示重典聞予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宗衍之
黨之計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趙裕之
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或有誅之者或
召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
之計遂行則忠義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
軍之計池湧奇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
於王益富之事也然則湧奇之扶擁益富而潛圖之
迹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其族活湧奇而全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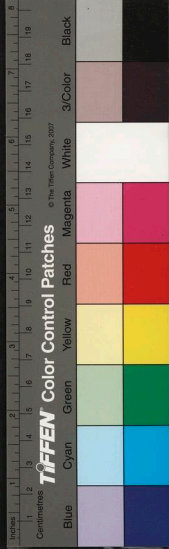
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也為有罪則湧奇
之生也何幸歟湧奇之生也為無罪則益富之族矣
罪歟向使湧奇之計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
大逆不忠之黨皇太后土之所不容三韓世子所不
共戴天之讐也殿下烏得而私之管叔成王之叔父
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
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
之久未可期也殿下不以王法為念牽於姑息之仁
臺諫論劾而反見反逐群邪保全而反見任用是勸
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也然則
天子復立王命殿下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
其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
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請安烈宗
衍趙裕之黨與夫湧奇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
中外以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
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於殿下冀不獲
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無所回互用
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眾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簫
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陰類唯唯諾諾變亂是非用
之則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



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亂理從容談笑涵養德性無言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非禮勿行絕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答於天心天災消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命益新人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願陛下深思之熟慮之道傳以罪配羅州閹力不能救且自上書後怨讟旁興王亦忌之故稱疾自免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流遠地尋召拜同知密直司事時右侍中裴克廉等奉王大妃教將廢王事既定乃白

或

太祖太祖怒曰廢之而將立誰耶閹對曰我等必得明主願勿憂遂廢王王將出閹跪曰禹玄寶父子謀迎辛禍又黨於金宗衍欲危社稷於是大臣省憲以宗社大計請罪玄寶父子上以姻婭之故優游不斷曾未知五百年三韓之業在禹氏之生死也昔商王大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放之桐宮既而大甲處仁遣義伊尹迎大甲復紹成湯之業今上若能遷善改過則不待朝夕而復矣王曰予本欲君爾等也而群臣強立之且予不敏未諳事機豈無忤群下之情乎因泣下曰禹氏於我為仇讎矣遂行自此以後入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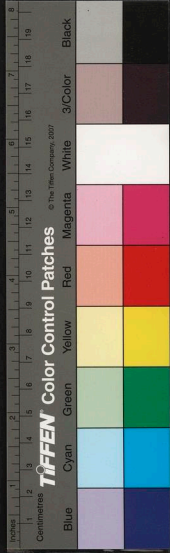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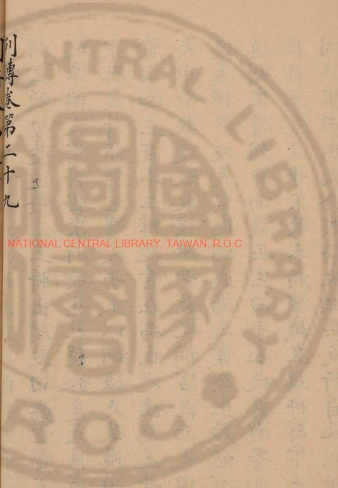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二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知奉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娘夢抱
蘭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秀異肩上有黑
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
驚覺出視乃夢蘭也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
年應舉連魁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
閱十三年從我太祖學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喪制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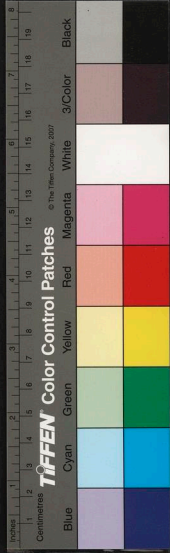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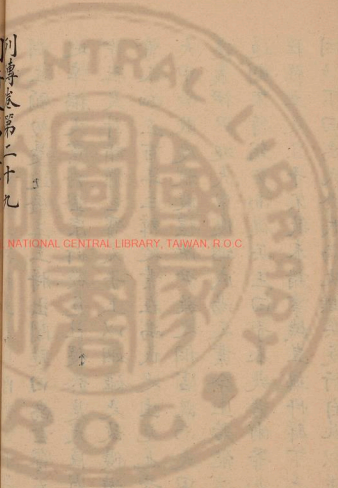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二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知奉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娘夢抱
蘭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秀異肩上有黑
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
驚覺出視乃夢蘭也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
年應舉連魁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
閱十三年從我太祖學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喪制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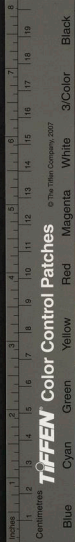


弛士大夫皆百日即吉夢周於父母喪獨廬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閭十六年以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豎說無非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均司藝二十年改大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漂抵岩島師範溺死其得免者纔十二夢周濱死乃生割髻而倉者十二日事聞

帝具舟舩取還厚加恩血遺還辛卯元辛年司成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肇興夢周力請于朝首先歸附至是恭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恟不敢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事時北元遣使賜詔權臣李仁任池翁欲復事元議迎其使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為天下國家者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疑貳人心之疑百事之禍也念吾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李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義生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邊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事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者六年于茲矣今上
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八北
元興元氏遺孽謀訥瀋王既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
甚矣誠宜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
之然後已也國家不唯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
湑奉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人
張子温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還國
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接境上乃曰
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異
得一飽以延頡使之命名為納君實自刎也絕之則
示我之疆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
聞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
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民無其
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為臣子者其
可忍乎又况

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
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興
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其欲
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
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蓋以前日群
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多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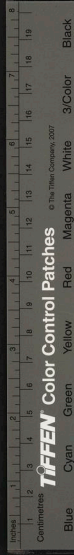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
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遠地至是當遣
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
平仲以藏獲數十口賂林堅味遂辭疾堅味即舉夢
周禍召面諭曰邇來我國見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仲疾
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
不避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勃
海僅九十日程今去程卽換六旬就疾風旬夾則兼
海僅五十日此臣恨也禱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
遂行晨夜倍道及節曰進表

帝覽表晝日曰爾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日迫乃
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乎夢周悉陳其
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勅禮部優禮以送遂
放還上載等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故事每賜一場
輒考較出榜初場不合格者不得入中終場亦如之
懿妃弟盧龜山童駿無學中場不入格禍大怒欲罷
試李成林廉興邦等詣龜山父英壽弟請使龜山赴
終場英壽辭以不可獨入於是并試不合格者十數



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文允慶本宦官李匡從者
竊書其友策夢周黜之知貢舉廉國寶乃取之崔瑩
戲語人曰前月監試學士尹就弃寒士取昏童致天
大電盡殺我麻今東堂學士復至何等天變耶十二
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
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禍喜甚衣帶鞍
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職封永原君與河嶠廉廷
秀姜淮伯李崇仁建議革胡服襲華制十四年拜三
司左使辛昌元年改為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贊成事司判都評議使司
事戶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
兼成均大司成頌書雲觀事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
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教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
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惟卿天人之學王佐之才
射策而連捷魁科廬墓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於
內者確乎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先王
任用而俾掌絲綸後生景慕而如仰山斗倡鳴濂洛
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講論惟精深得聖賢之奧教誨
不倦蔚有人材之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
大振

聖明勃興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慎簡臣僚舉充



書狀航滄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漂僅脫萬世以旋
歸優荷九重之眷顧迨玄陵崩天之後當金義奔胡
之初有權臣執狐疑之心謂庶官憚駿奔之役莫肯
遣使於上國將欲嫁禍於生靈御與鄭道傳等力言
以為邇來變故之相仍盍具事情而申達苟獲罪於
天子難延祚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子之分
顧東方之寧謐繇御輩之謨猷厥後胡使之來書辭
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大小皆然率李詹伯英之徒極
陳不可忤仁任池滄之輩未得見容竄逐嶺南者數
年往還日本者經歲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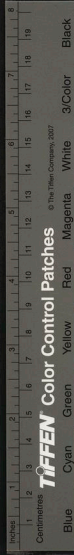
天朝隨責之嚴國步危疑人心洶懼跋履山川觀瞻
天日始通王觀之徒終滅歲貢之額惟自昔罔愆事
大之體肆至今克有保民之休粵自甲寅以至己巳
不幸有禍昌借竊之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寶
臨於爾心事竟成於有志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
評理尹成順等回自

京師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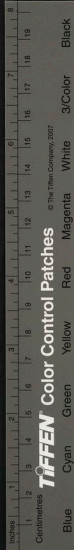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
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卿等定策宣
天子之命稟太妃之言推戴寡躬俾承正統續十六
年既絕之祀延千萬世無疆之休於是整頓紀綱修
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冗官而舉賢良廊廟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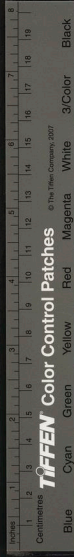
為竇堯君舜民之志經筵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材允協於服肱感烈難忘於帶礪苟無褒崇之異數何以勸勵於將來是用立閣圖形勒碑紀績追贈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於戲予惟襲艱大之業思克厥愆御益輸弼亮之誠以永終譽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寂滅為崇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欽初曾初祭初英初為初師初故初夢初司初溝初及初此然王方惑佛不納初堯初初初獄初起初臺初諫初論初其初黨初甚初力初夢初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周以為罪狀不白金又經赦不宜復論刑曹劾夢周右羹初黨夢周再上牋辭皆不允召夢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君忠義伯三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夢周對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即命李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紹上書毀物王怒欲



抵以死罪兵曹佐郎鄭權上疏曰竊聞金貂排斥異極言不諱上以其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為殿下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謂先王成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貂毀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毀之也願赦貂任直之罪代言等畏王怒不敢啓夢周與同列上疏曰信者人君之火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教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真所諱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僅觸犯天威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為斥詆佛氏儒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况以殿下寬大之量叢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需寬恩一皆原宥示信國人王從之貂等得免又疏曰賞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一國之心也自殿下踐祚以求省憲法司文章舉劾以為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所為內應者某人於諸將承天子之命以辛禍父子為非王氏議復王氏之時謀迎辛禍永絕王氏者某人送葬初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生孽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勤至今未見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



曲蒙肆宥無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以言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謂宜令省憲法司共議商榷將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詳覆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疑宜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識獄章既上殿下坐朝門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冤抑然後加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道行矣從之於是省憲刑曹論列五罪曰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曹敏修李穡也與於金宗衍之謀為內應者朴可興池湧奇李茂鄭熙啓李彬尹師德陳乙瑞朴歲李沃李仲華陳元瑞金載李龜皆不問流賊又無供辭情在可疑然湧奇歲名在功臣之列位至將相宜盡心輔佐而多聚軍宮使宗衍有所依賴欲遂其謀其情難測載龜哲等雖有供辭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迎車禍永絕王氏者邊安烈李乙珍李庚道元庠李貴生鄭地禹玄寶禹洪壽王安德禹仁烈及檇熙啓也大逆安烈雖無供辭既已伏誅然不籍產舉國翹望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供辭明白今據乙珍之辭則庚道之與謀亦無疑矣且以安烈腹心為其都鎮撫豈有安烈謀事而庚道不知者乎宜與乙珍同處較問庠貴生知情不首且據李琳父子供辭則洪壽雖涉迎禍而無供辭



其情可疑以鄭地供辭觀之地之無罪被誣明矣以朴義龍供辭觀之則穡之謀辛禍固可罪也玄寶安德仁烈熙啓等已皆免職分配于外皆無供辭故問其時間事巡軍官皆云玄寶等之與謀金行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佇對辨又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烈則以委官坐巡軍不明取佇之供辭安德則都屯串敗軍後往見禍於驪興累月之程其間難測又觀李琳父子供辭則安烈之欲使仁烈安德迎禍明矣其見於彙初書者邊安烈金宗衍已伏誅李琳曹敏修病死禹仁烈鄭地李崇仁權迓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鍾學慶浦已承服李臨陳乙端李仁敏韓俊鄭龍仇天富李大卿皆無供辭其不在葬初書中而見於洪仁桂供辭者崔公哲已杖死崔七夕安柱公義郭宣鄭丹鳳曹彥王承貴張忠立已承服趙卿病死陰養先王孽孫者亦池湧奇也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其罪不可赦也王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兼大司憲金湊門下評理柳曼殊左常侍許應右常侍全五倫諫議朴子文全伯英獻納權軫正言柳沂金汝知掌令崔咸金啟持平李元輯李作判曹判書具成祐摠郎成溥正郎河係宗佐郎朴猗等議定五罪王曰自寡人即位以來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然罪狀不白難可罪之不唯予之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念臺諫因此或落職或左遷紛紛不已即今宜以明
辨其有罪者不可以私赦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
無面從退有後言乃問立昌迎禍之事欲寬李穡曰
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氏問計於穡而曹敏修以
辛昌外戚為時大將穡實怯懦故曰父廢子立有國
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節
操耳何有罪乎湊駁曰當殿下龍潛之日偽辛稱玄
陵之後穡知其非王氏而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
成辛氏為君也成辛氏為君則殿下以辛氏之臣而
篡辛氏之位矣穡為世大儒就斷國論貪生忘義罪
可恕乎當時大將如
諸軍事可不特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郎舍但唯唯汝
知獨希旨曰臣亦以為穡等無罪也王又欲原禹玄
寶朴可興湊又曰殿下似有私意王勃然變色曰卿
以予私耶遂釋穡玄寶等以無供辭而但有金佇鄭
得厚之言也王命敏修安烈籍其家湧奇可興依舊
付處仁烈安德葺朴方從使餘皆京外從使初安德
亦在京外從使中湊曰安德藍浦之役專軍覆沒其
還也必道驪興而謁辛禍議迎立謂之罪狀未白可
乎外方從使其賜亦大矣王從之夢周啓王著令曰
今後如有論上項人等罪者以誣告論尋賜夢周安
社功臣號四年夢周取 大明律至正條格本朝法



令參酌刑史撰新律以進夢周忌戒

太祖威德曰盛中外歸心又知趙浚南閩鄭道傳等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爽朝見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

體甚不平夢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啖臺諫曰

李太祖舊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浚等然後可圖

也遂勅浚道傳閩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

及

太祖

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

太祖叱至告曰夢周必留我於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留宿於此

憂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白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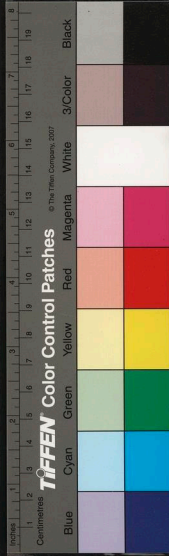
太祖弟和塔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忠於王

室國人所知今為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誰能辨

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凡元桂之塔卞仲良洩其謀與夢周夢周詰

太祖卽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四五人
要於路擊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為不知乎吾家素
以忠孝聞汝等敢為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亡此乃所
以為孝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碩白王曰夢周等黨庇罪人陰

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俊闈等與臺諫牌
明於是鞫臺諫流之并流其黨梟夢周首于市揭榜
曰飾虛事誘臺諫謀害大臣擾亂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豪邁絕
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闡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同升為
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

聲色左酬右答咸適其宜時俗喪祭專尚乘門法夢
周始令士庶仿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

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用叅官有清望者嚴
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

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



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
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有圃隱集行
于世

本朝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殿大
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謚文忠子忠誠
宗本

金震陽

金震陽字子靜羅林府人性慷慨不群少孤力學恭
愍朝登第調藝文檢閱不十年敗歷華要出為四海
道按廉有聲績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恭讓時彘初

狀起震陽語同條曰彘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巫
憲司刻以輕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不叙王

止罷其職起為右散騎常侍尋轉左常侍與右常侍
李擴右司議李來左獻納李致右獻納權弘左正言
柳沂等論三司左使趙浚前正堂文學鄭道傳前密
直副使南閭前判書尹紹宗前判事南在清州牧事
趙璞等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
去本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
浚於一二卿相間偶起讎嫌與道傳同心相扇變亂
賣弄權勢誘脅諸人於是患災乾沒之輩希肯生事
之徒響應而作其中南閭南在等為扇亂之羽翼尹
紹宗趙璞等為造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



刑於不可刑之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成
怨咨嗟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
德歲庚午清州大水辛未城市乘桴天災荐至年穀
不登豈非所召也殿下若曰浚為功臣雖有罪當恕
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

開國位伯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浚不在軍
中其不參其議明矣至已

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浚則却之而言他賴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浚前不
參謀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策謂之殿下之
功臣可乎浚若曰吾嘗無此言不惟左右諸相聞之
天高聽卑昭然可畏焉能廢哉至哉

開國伯之宗也過偽朝猶下之舉而活斯民也如彼
拒趙浚立他之謀而立殿下也如此其忠之至可謂
貫乎日月矣向若行兵萬里挑戰上國則斯民之衣
食於斯含飽鼓腹於壽域之中其可得况

天子特遣使介錫以內帑之珍寵遇世子序於諸侯
之上又可得乎若浚也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然則
不惟不得為功臣實為大不忠之臣也曩緣僥倖反
得功臣之名齒於功臣之列寫容垂耀與大功臣無
異超資受職與真功臣十倍而榮莫大焉曾不思遺
善掩罪猶復陰與羽翼喉舌之輩無時聚謀豈徒然



哉臣等竊畏必有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忠之論不
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也又臣等聞浚於上前乍泣
乍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寬罪之計此乃偽悔也殿
下天性正直以為實然臣切恨之浚當姦計方肆之
初天誘其衷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則其悔也真矣
厥今其同惡唱亂之輩幾乎垂翅而眾怒群猜極矣
安得不如是而免其罪乎此實不得已而然也非偽
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其生變有甚於前必矣
伏望殿下母恃而早圖之可也又臣等聞閻嘗陳言
曰殿下內多慾而外純仁義此言何謂也且閻於國
家則無殊功獻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浚與
道傳之意曾無感恩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敬之言
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姦惡如此誠可畏
哉蓋此人輩厥罪惟均殿下若因循不斷不唯天怒
人怨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
也安敢效彼輩私讎未報勞心切切者為哉但以公
義如此事勢如此故不敢不請也此言如飾皇天上
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伏望殿下收浚
閻在紹宗璞等職牒功券鞠問其罪明正典刑道傳
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疏上留中不下震陽之疏
雖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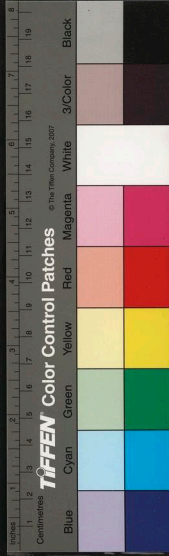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牒憲司發吏卒守浚



閻于家浚讀書不輟曰吾為社稷耳又何憂乎明日
震陽等伏閻更請王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
申流浚遠地削閻紹宗在璞職亦流遠地道傳亦在
流中而知申事李詹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申遣人
于奉化執道傳囚于南州司憲府大司憲姜淮伯執
義鄭熙掌令金敏徐甄持平李作李申又上疏請浚
等罪并劾判典校寺事吳思忠罪與紹宗同乞并究
理命削職遠流震陽等又言古人曰去草不去根終
當復生去惡不去根其惡長浚道傳惡之根也閻紹
宗在璞養其根而滋蔓者也昨臣等上章請誅而惟
道傳特蒙允許餘止從外罪司罰異情將浚等並置
極刑王愕然曰我初無誅道傳之語命移流道傳于
光州浚于泥山閻在璞紹宗思忠皆聚水原遣巡衛
府千戶金龜聯刑曹正郎李蟠與楊廣道觀察使姜
隱同鞫未行我

太祖自海州與疾夜還于邸鄭夢周李穡禹玄寶等
以謂苦劾浚閻置極刑則璞紹宗思忠之輩不足制
也陰誘臺諫連日交章伏閻廷靜請誅浚道傳等王
命先鞫閻等諸人絀連浚道傳然後可並鞫之及夢
周誅我

太宗與
太祖弟和議令



恭靖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不得已
下臺諫於巡軍且曰流之於外可矣不必問也翌日
兩府詣闕請鞠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
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移牒
為之非吾等本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
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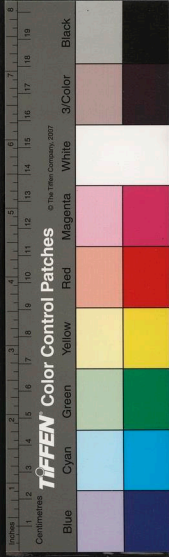
李太祖特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翦羽翼趙浚等

舊諱

然後可圖也於是囚崇仁瑚種學與其弟種善夢周
弟禮曹判書過司宰令蹈及其黨鄭萬李堂鞠之皆
服乃召浚還思忠在璞並復職宥道傳聞紹宗流震
陽廣來散私罪收斂下
堂于遠地按律者言震陽等承夢周指喉耳豈可

太祖曰予不好殺久矣震陽等承夢周指喉耳豈可
濫刑曰然則宜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免玄寶
孫成範淮伯弟淮季皆王愛塔故玄寶之黨及淮伯
皆不坐沂亦以病免又流詹及代言李士穎于外
太祖麾下柳曼殊尹虎黃希碩等上書請籍夢周家
并治其黨王從之奪震陽擴崇仁瑚種學種善告身
臺諫交章曰金震陽輩構釁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
非一日其黨非一人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
等恐群疑無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變故之生姦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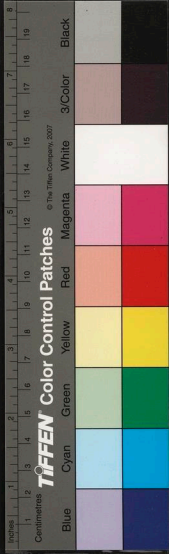
之作將不弭矣願殿下令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究
問情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命更勿鞫
訊但據前日獄辭分其輕重以分於是杖震陽一百
遠流遠地尋卒

姜淮伯

姜淮伯晉州人父蒼門下贊成事淮伯幸禍初登第
累遷成均祭酒歷密直提學副使簽書司事賜推忠
協輔功臣號恭讓即位以淮伯趙浚徐鈞衡李至為
世子師淮伯以年少無學固辭陞判密直司事兼吏
曹判書上疏曰吉凶非自外至禍福惟人所召安有

憑佛殺信術數以冀福利之理乎佛氏之道清淨寡
欲為第一兼若窮竭民力造佛造塔則反得罪於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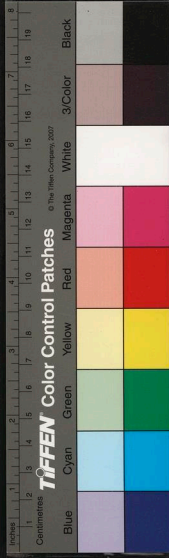
氏而殃禍隨至矣近日演福之役民有破產失業是
傷仁政之大端也天時地利不如人和一治一亂自
安之理安有地氣哀王而國祚有感哀乎開國以來
四百餘年何嘗巡住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辛禍信
圖讖而移都南京矣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災異之
出實惟上天仁愛人君正當恐懼修省日慎一日檢
身節用時使薄歛則上答天譴下慰民心何必遽都
漢陽驅農民以供營繕之役科歛徵發使失耕穫
之時以搖邦本而傷和氣乎宴邪侈斲傷良心之
斤斧也今殿下於宮中構新亭植花卉以為宴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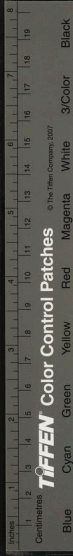
所臣恐侈心自此而生矣又御衣樹令倉庫買賣供
進一匹之絹價或倍蓰謀利之徒坐取重利乞令倉
庫奴隸習織綾絹以供內用王納之出為交州江陵
道都觀察黜陟使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與同
列言人事非於下天變應於上今星失其躔月有食
既又當農月耕播之時寒水未解候如隆冬必有呂
致不可不慮願殿下恐懼修省明其政刑恪勤天戒
以荅天心仍勅京外不急土木之役一皆停罷以弭
怨氣王從之諫官金震陽承鄭夢周指啖劾趙浚鄭
道傳等罪淮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浚等及夢周誅
震陽等皆杖流淮伯以王胥淮季兄得不坐遂稱疾
辭職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姜淮伯等雖職無辜
欺罔震聰而殿下命一二大臣窮問得情震陽鄭熙
等十人皆服殿辜達竄于外獨淮伯與柳沂苟免在
家若不與於其議者罪同罰異願殿下斷以大義削
淮伯沂職流遠地以正邦憲王不得已從之流淮伯
于晉陽入 本朝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卒年四十六
子宗德友德進德碩德順德

李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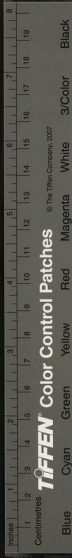
李詹洪州人恭愍王幸九齋試經義賜詹等七人及
第授詹藝文檢閱三轉為正言上疏曰史典之法尚
矣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志藏於王室而已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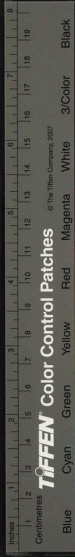
三史繼作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本朝自統三以
來褒貶可記之事常多史官筆不停書易世而後乃
編摩然其所載只陰晴日歷耳若其先王行事之迹
與夫國家黜陟之典官或失之其故何歟大抵事之
形迹雖已著明已之耳目皆不可信史臣非不欲見
聞於闕下書生辭色拙訥人亦不以情狀告之故退
而瞞不知何事嘉言善行至於再傳而徂於私見然
後撥捨以為實錄是非混淆世莫能矯是豈獨天地
之罪人抑殿下之罪人也然亦非史臣之罪遠史臣
之過也傳曰君舉必書此言君之言動左右史皆得
以書之也伏望殿下親近史臣言動施為令悉書之
又令諸司其事以報而錄之則紀載必不差謬此乃
殿下觀感修省之機也臣又聞古之帝王未有宴安
而能致治者文王不遑暇食宣王常設庭燎二君用
心於民如此其勤故垂統之功莫不繇遠中興之業
益有光明終始成周而為有道之長後世人主之所
當取法也殿下即位之初勵精圖理御殿聽政自早
相至于群有司咸得進言各以其職聞奏故民情上
達事無壅塞幾致昇平及其涉歷萬幾自有私見以
謂臣下之言莫能予智賞罰廢置斷自宸衷無所咨
諏故國之理亂政之得失庶官無敢言者誠可嘆也
願殿下親臨庶政自宰相至于大司憲六部尚書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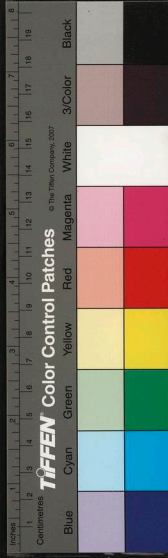
議大夫皆得以言事之得失則昇平之理庶幾可復
若計較小功糾摘細過有司之任非殿下所當為也
殿下近值冬雷之變以為此百職懈位政刑不用之
應乃令諸司日書坐目具劄子以聞此誠殿下畏天
勤民之美意也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若殿下
味爽夙興平旦視朝以示百官誰敢曠官尸祿以自
安乎苟不然則必將托以疾病事故誣殿下者多矣
焉能人人而誅之臣計以為使考功考各司勤怠凡
在官者日出而聚日午而散其有不如法者憲司究
理伏惟殿下法文宣之成憲無安於位無倦于政以
建興青玉從史合每月六日六日都臺省官親奏事
又令史官近侍全羅道都巡問使李金剛貪財喜酒
色奪羅州牧史河乙止玉頂兒又漕運後期致漂役
憲府將劾之知申事廉興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釋
憲府何能為金剛果以賄免罪後拜四宰諫官不署
署告身辛毗謂詹曰何不署金剛告身詹曰何可署
也吾父若祖俱令同正吾得為正言足矣毗默然後
貶知通州事召復為正言辛禡初陞獻納與正言金
伯英上疏請誅李仁任也滄貶知春州事伯英榮州
事尋杖流河東蒙宥從便累歷門下舍人典理摠郎
辛昌立拜司憲執義書唐太宗帝範以進曰王者高
居深宮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有闕而莫補所以



設鞞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矜忠正之說故忠
者澀其心知者盡其策臣無隔情君無偏照昏主則
不然自聖而拒諫故大臣惜祿而莫諫畏誅而不言
肆其荒慕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常至於身亡國
滅豈不悲哉臣嘗得是言而讀之人生飭躬闡化之
道求賢納諫之方去邪誠盈之訓備載其中臣今承
乏言責雖使臣觸冒天威抗緜極諫豈出於是書之
外哉伏惟萬機之暇幸垂睿覽恭讓即位轉成均大
司成改右常侍經筵講讀官歷工禮二曹判書尋拜
密直代言時成均博士金貂工書曰人事動於下則
天變應於上災異固不足怪也未協於輿望刑賞必戾於正任用必失其宜冕抑必
有所未伸財用必有所妄費此無他以好恠也好恠
則失中失中則不和此天地之氣所以未順也所謂
恠者釋氏也釋氏潔身亂倫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
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曰張皇楚采能厭妖異
而降香絡繹供億浩廣未見天災地恠之消弭也其
曰我以祈福能使人壽而不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
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接引破地獄生樂然死無復
生者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其曰地鉗之應置金
剎寶塔以鎮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不知何物以
鎮之而致雍熙之治歟且其法曰禁而相生養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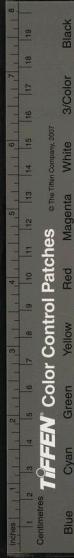


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然其徒寄食吾民無所愧恥
可笑之甚也嗚呼為此道者開口居山與禽獸同群
然後可也雜處民間毀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
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損益之者况此誤世之大恠尤
好而不黜之可乎奈何造塔之役農民勞德禪僧之
養錢穀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駸駸然
八于釋氏弃恒產而背君父矣昔梁武帝三捨身於
同泰寺彈府庫以事浮屠卒之淨居呵呵之聲為千
古所笑也我玄陵師懶翁惑辛晫深尚是教終未獲
此則殿下之所親見也淫祀又恠之甚者也孔子曰
非其鬼而祭之謂也三代以後正道不行天下之人
相懼以神相惑以妖家為巫史民瀆于祀弃父母之
神於草莽而諂事無名之鬼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
使之有以感格乎如是而欲合帝心弭天災其可得
歟故邪氣應而陰陽失道夏霜殺草日食星變風雹
水旱無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風俗不正
而好恠之所致也臣願回天聽驅出家之輩還歸本
破五教兩宗以補軍營中外寺社悉屬所在官司奴
婢財外亦皆分屬放巫覡於遠地不令在京都使人
人設家廟以安父母之神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而
嚴立禁令剃髮者殺無赦淫祀者殺無赦議者謂此
二弊根深蒂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興一新法制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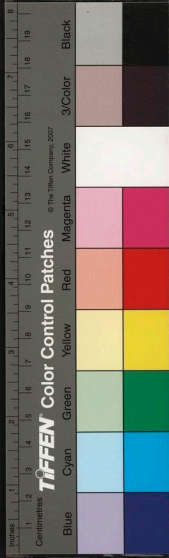


可因循若能革之堯舜之治可及也若委任微臣不聽謏言聽以便宜痛禁則不出數年庶乎其盡革也王覽疏不悅會貂以陵辱長官下巡軍罪當笞王指貂名曰此人嘗上書詆毀佛法者也欲殺之而不得罪名詹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貂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惠無辭王然之命刑曹按律刑曹以貂罪輕遂留不決王益怒賴鄭夢周論救只坐陵辱長官罪一日王御經筵講貞觀政要至唐太宗欲再伐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之語詹曰我國自古能守臣節昔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而我遣使生刺至則荆布獨為茂草史者見而立疾景敗之以問答曰不如古昔盛時是以泣侯景義而釋之唐玄宗避祿山之禍西幸蜀我使至玄宗喜親製詩十韻賜之此皆載在簡編昭然可觀至若元末北邊上都而奔問猶僅此臣等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他國莫及况今堂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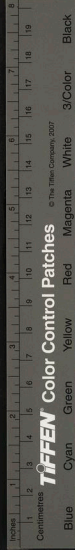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亦曰我國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守侯度誰敢侮之王深納其言詹進九規一曰養德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導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故書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易曰果行育德又曰慎言語節飲食蓋事之至近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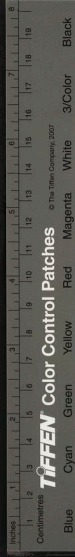
係至重者莫過於飲食言語而已在身為言語於天
下則九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
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九貨財費用養於人者皆
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惟養身之道而養德養天下
莫不然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理而不知正君知規
過而不知養德殿下既以經筵官為師當委以傳保
之任九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戲言過舉
應時諫止隨事箴規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矣
二曰慮事臣聞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皆動
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動乎其
間矣書曰惟幾惟康又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易曰
作事謀始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事有先
後而慮者處事精詳之謂也事物之來有以應接而
於獨知之地尤可省察然後事得其序物得其和禮
樂興焉鬼神感焉不然則反是矣嗚呼不慮胡獲伊
尹告大甲慮善以動傳說戒高宗今茲小臣所陳亦
不為無據伏惟殿下裁之三曰改過易曰益卦象曰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人孰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昔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曰過則勿憚改人
主居萬民之上享一國之榮驕奢過至淫佚易來此
或不察必至於過差矣出一言而大臣不可則當察
之委身而順之苦詘勉順之而曰姑且如是事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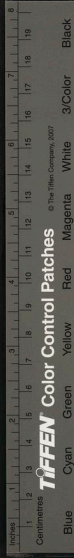
爾則是吝之也行一事而省憲不可則當察之捨己
而從之若隱忍從之而曰業已為之不宜中止則是
憚之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改過孟子曰古之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
而為之辭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若有一毫吝憚
之心必至文過遂非之地矣伏惟殿下慎其所存而
已四曰敦本尺為萬物之本而物亦各自有本論一
已則身為理天下之本論五常則孝悌為行仁之本
論為天下國家則誠為九經之本且民為邦本農為
養民之本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正謂此
耳夫禮法之昏喪夫一而本則發於心而己二氣
於姑息孝敗於狎褻而其本則愛敬而已是故人君
必敦本抑末而後民不偷薄矣恭惟殿下立法祛弊
以布初政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淫祀獻議且請行三
年之喪以敦慎終之義而其儉戚之風則殊未之見
也頃者殿下憫囚徒之寃滯數布寬恩且令中外始
置家廟以勸追遠之道而其愛敬之實則抑未可知
也法制之類此者率多臣竊思之夫上所以下者
信也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茲國大妃尚康強
無恙殿下誠能夙夜問安以行文王之孝則民化而
敬矣常時供御務令裁損遂罷無名之費仍得不急
之務則寧儉之風興矣竊惟孝慎之殿遺像儼然陟



降左右顧瞻而興哀則寧戚之化行矣儉戚愛敬乃
喪仁孝之本信之一字所以行儉戚愛敬之本也其
法制之未盡行者當躬行以率之堅如金石信如四
時務敦本之教行抑末之令則浮靡之俗可變而清
訛之風可弭也伏惟殿下留意焉五曰謙已天道虧
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聖人序卦大有之後
受之以謙古之明君卑以自牧虛以受物故高而不
滿而不溢以致國祚之繇長也不然則反是矣今殿
下每出言必先曰予不敏且不讀書不更事何足以
知之臣愚以為是乃自知明而無矜已誇人之失也
人亦此不樂告以善說一言可以興邦是心足以王
矣臣猶記在玄陵朝為正言以臨報平近史官具疏
以聞時興方土木役民於景殿故疏未拆而臆以為
必是事也怒氣甚盛及拆而視之乃他事也則反曰
吾固知堅儒淺近言耳當時雖勉強從之逆料物情
而不中不嗜善言而自足是乃驕吝之心也臣願殿
下秉心無驕行已謙抑終始不渝則謙而又謙自不
知其入於道矣六曰施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所得而生者也論其體則五常之一論其用則愛之
理論其施之之方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自有等
殺不可混施也殿下常自謂予之過固在於仁慈臣
愚以為此誠天下生物之心生民永賴之本非過夫



也但有優游與果斷之異耳譬之仁慈路頭也優游
果斷二歧也從仁慈而出於果斷則應機酬酢事無
執迷之惑矣入於優游則臨事罔知所措終為倒行
逆施之舉矣殿下既有仁慈之美意當兼行制事之
義節文之禮是非之智一日萬機惟斷乃成則民安
物阜開壽域於四方矣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平章百姓以致時雍是乃施仁之序也齊宣王功不
至於百姓而不忍過堂之一牛是乃仁之失序也大
本已失豈可謂之仁哉伏惟殿下法帝堯而成齊宣
捨優游而取果斷施仁之序不紊慈仁之路不差可
以入德矣子曰七損五益謂見殿下言可意於一見
理讀政要者于今二年矣凡物必有其類比而同之
則未有大相遠者竊惟太宗之為熾煌公即殿下之
為定昌君時也貞觀元年即殿下即位之始年也比
古苑刑除其大半即殿下之仁慈也上畏皇天下懼
群臣即殿下之謙已也引諸學士講論文籍即殿下
之經筵也吞蝗數枚即殿下之憂旱也樂聞諫諍即
殿下之求言也群臣之整竭心力知無不為如玄齡
者有之轉籌帷幄坐安社稷如如晦者有之處繁理
劇如戴胄者有之以諫諍為己任如魏徵者有之激
濁揚清嫉惡如讎如王珪者有之矣然太宗自武德
以前經畧四方戰勝攻取則與殿下潛邸時異矣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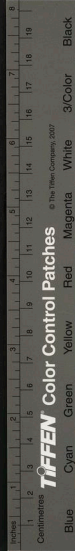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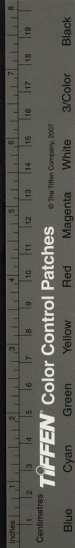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隋之亂草創唐室則與殿下二姓再興異矣貞觀中
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則今日之罹刑者多矣弘
文之講論或至夜分而今日之經筵或作或徹矣殿
下之謙己果以未副天意人聖為念乎殿下之憂早
果能如忘初之成疾乎太宗末年諫者頗有忤旨殿
下之求言果不如是乎群臣之陳事千里如對面語
果如玄齡乎勸行仁義綽有成效果如魏徵乎犯顏
執諫果如戴胄乎一言而感人主果如王珪乎今既
比類而同之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太宗末年魏徵
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今日即貞觀
之初也今日以後即不克終之幾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伏惟殿下自謂與太宗孰愈以太宗之英
明而魏徵之說如是之功也臣竊比焉伏惟殿下裁
之八曰明政賞罰國之大柄也賞當功則千萬人勸
罰當罪則千萬人懼苟或僭濫民無所措手足矣古
先哲王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與眾共之故賞者不
德君罰者不怨上以其功罪之攸當也後世公道日
昧為善者不必蒙賞為惡者不必獲戾混於所施變
亂是非良可嘆已伏惟殿下鑑古今之得失秉心平直
如特權衡無有此伍彼昂之殊則賞之者如庶草之
遇春陽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罰之者如眾卉之
值秋霜自凋自瘁而玄天幽嘿也故賞曰天命刑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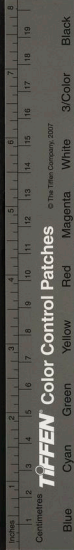


天討言天以賞罰之柄付之人君為人君者代天而行耳今殿下之賞善罰惡未盡出於天道之無為抑有說乎今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可東可西臣竊以為甚無謂也此必求售其所欲者說闊大以瞞人耳夫天下之理公私而已耳天下之道善惡而已耳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蕕水之相反也泛指而通稱之可乎有議人者曰某人雖有某公可賞然有某罪可罪也則人主罔知所施若其功輕罪重罰之可也罪輕功重賞之可也功罪相等較其錙銖斷之可也殿下當於賞罰惡之時心無二致務要果斷則可東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則威立而惡者懼化行而善者勸矣九曰保業國家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要在夙夜兢惕修德行仁以保先王之業而已夫保業之術無他如守巨室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固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樑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教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雖千百年無頽毀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大臣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



誤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若遂豫以隳之譏諂以
敗之則神怒民怨遂至顛沛而不振矣臣不敢遠引
古昔請以偽朝之事實言之偽辛以猜忌狂暴之資當
王氏不弔之時竊我重器恣行無度又不量力師出
無名至使生靈於大國罪盈惡積以底滅亡向使為
辛小心恭己謹守法度而不借大臣回軍之力定策
之功則天命未可知也殿下之今日亦未可期也詩
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伏惟殿下遵聖祖之成憲
戒偽朝之覆轍以保中興之業以固後世之基則人
道順於下而天變弭於上矣陛下知申事以事流于桂
成石璘

成石璘字自修昌寧縣人父汝完昌寧府院君石璘
恭愍朝登第選補史館累遷典醫主簿王見而器之
命為劄字房必闔赤歷典理佐郎曲校副令王曰石
璘善書且諳鍊陞為知印遷典理摠郎不阿附辛毗
毗惡之請于王出為海州牧使召還為成均司成擢
密直代言陞知申事辛禍初拜密直提學倭賊大至
入昇天府石璘為助戰元帥隸元帥楊伯淵將戰諸
將欲退度橋石璘曰若度橋人心貳矣安能力戰不
若背橋而戰諸將從之人皆殊死戰賊果敗賜輸誠
佐理功臣號進同知司事伯淵之獄起辭連石璘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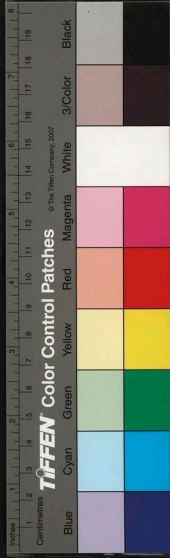


百七配咸安成卒蒙宥從使封昌原君賜端誠翊祚
佐理功臣號拜政堂文學出為楊廣道都觀察使時
石穢荒石璘請置州郡義倉從之仍令諸道皆置義
倉召拜門下評理從我
太祖定策立於讓俄兼司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疏
曰偽主所除官爵不可混於聖朝請皆收奪其以軍
都目除拜者吏兵曹數其真偽移牒尚瑞司俟其改
授方許帶銜雖素負名望眾所信服者亦令臺省具
聞改授其有冒妄者痛行糾理並以詐偽論王難之
下都堂議又上疏曰臺諫職專諫爭宜近禁中今在
疏外事無大小必具疏聞不徒煩冗下情亦不能盡
達殿下即位之初尤宜開廣聰明豈可深居安逸以
虧中興之業願自今事 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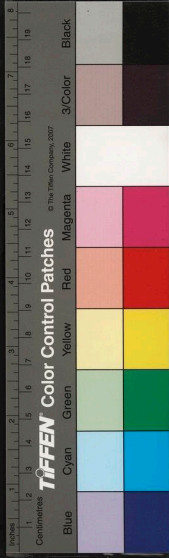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三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脩
趙浚字明仲侍中仁規之曾孫自幼倜儻有大志恭
愍王在壽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召見奇之問其
家世卽命屬寶馬陪指諭王使洪倫輩強奪諸妃浚
歎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以威福與奪常與羣
小謀而不及君子今日之勢岌岌乎殆哉母吳氏嘗
見新及第綴行呵唱歎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何
用哉浚聞之跪泣指天誓曰予所不第者有如天自

趙浚



是勤學遂登第辛禍初以通禮門副使出按江原道
道威惠並行至旌善郡有詩云滌蕩東溟當有日居
民洗眼待澄清識者知其有大志召拜司憲掌令轉
監門衛大護軍知製教撰祈禳疏云疏正直忠信之
人狎諂佞讒邪之徒知申事全濤代言朴晉祿金湊
曰王若問正直忠信而疏者何人諂佞讒邪而狎者
何人則何以對令浚改撰遂白禍誥院所撰宜令書
題宰臣監申然後判可禍從之累遷典法判書時倭
奴充斥慶尚道陷為賊藪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
國無紀綱將帥玩寇環視不戰賊勢日盛都統使崔
瑩舉浚為體覆使浚至召都巡問使李居仁數其逗
遛之罪斬兵馬使俞益桓居仁及諸將股栗曰甯死
敵莫犯趙公威威力戰告捷一道賴安浚又上書都
堂旌表孝子烈女之死賊者擢密直提學商議會議
都監使禍召浚曰楊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
問使悞法不戰卿其往察軍機浚曰臣母年踰八十
又罹沈疴乞遣他人禍曰卿正直無私且有威望無
以易卿浚曰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其將帥逗遛敗
績者聽臣區處則臣謹奉命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
在臣上豈畏臣就死地乎將帥族黨忌之白禍止之
倭寇江陵交州道以浚為都檢察使賜宣威佐命功
臣號禍荒淫無度權姦當國忌浚亢直不阿浚杜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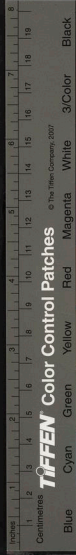


不出以經史自娛者四年瑩誅林廉浚方居母憂起
為簽書密直司事浚辭不起浚嘗憤王氏絕嗣與尹
紹宗許錦趙仁沃柳爰廷鄭地白君寔結為友密誓
有興復之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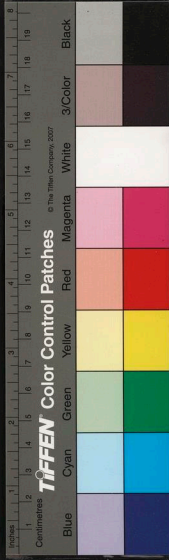
太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悅待之如舊識及回
軍舉為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大小悉咨之浚
亦以經濟為己任知無不言先是田制大壞兼并之
家奪占土田毒痛日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疏辛昌極
論之語在食貨志舊家世族交相謗毀執之愈固都
堂議利害侍中李穡以為不可輕改善法侍其議不

從李琳禹玄寶邊安烈及權近柳伯濡附穡議道傳
紹宗附浚議鄭夢周依違兩間又令百官議議者五
十三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
太祖卒用浚議革之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欲復之
浚又上疏論之諫官吳思忠李舒李躔等亦以為不
可復上書固爭從之浚又率同列條陳時務曰謹按
周禮天官冢宰以卿一人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其司徒以下各以其職聽屬焉而六卿之屬又有
三百六十是則三百六十之屬統於六卿而六卿又
統於冢宰也官職之增損名義之沿革代有不同大
義不出乎此六部也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設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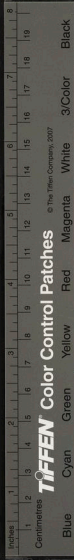
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為典理者不知選廉而流品濫為軍簿者不典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為版圖典法者漫不知為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各舉其職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亡雖君相憂勤而政事之脩舉其亦難矣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以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朔為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屬攸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教令易行政事易舉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况一國之政乎周召太公文武成康之相也蕭曹房杜漢祖唐宗之相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令曰侍中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於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經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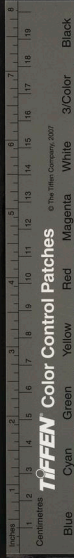
其府史胥吏之徒只除權務之職其公私奴隸州驛吏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者請許司憲不論官品皆奪其職供驛署專掌八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務文牒凡以權勢豪強之託親戚朋友之請乘駟騎而率郵吏者絡繹不絕驛卒凋殘職此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匹驛卒據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之馬政周之伯罔之任也親近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芻藁也劫奪萬端輸轉八城也農牛倉什殘破畿畿縣毒流諸郡一州之內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又驅其貢戶名為驅史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豎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更日八直凡其芻豆身親量給畿內芻藁計馬定數分月而供且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驅史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造成都監初因宮闕之作而置後以繕工之職歸之使管一國材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一木之曳至斃十年一爐之冶至廢十農一束之麻一把之葛至費十布取之於民也剝膚槌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并罷防禦火槍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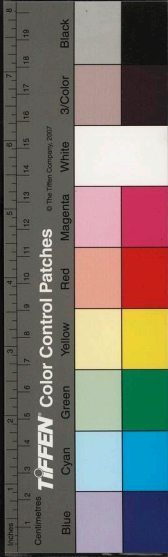
監屬之軍器寺慎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正監檢以
密串官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兩江之材諸窰
之瓦供諸營造凡斫木陶瓦之役且停三年以休民
力都城根本之地風化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
來教養無法奸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願罷都
摠都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
為社長依黨序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及工商子弟
各事所業毋使羣戲街巷以長浮薄之風違者罪社
長及父兄其都官官司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
業新得奴婢令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
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
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李仁任專擅
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願削官爵不賜
謚諫以懲為惡之人貞烈公慶復興清白自守為仁
任等所逐卒於貶所願賜教書弔祭其墓侍中李子
松廉謹守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謚諫厚恤其
家祖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壓於時王之
制變華從戎不辨上下民志不定我玄陵憤上下之
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祖宗之盛上表天
朝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王繼志得請中為執政所
改殿下卽位親服華制與一國臣民煥然更始而尚
猶不順其品制以梗維新之政願令憲司定日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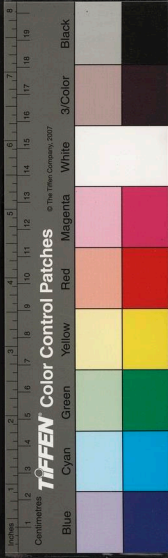
其不從令者一皆糾理近年奸凶相次執政隨賄厚
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殺活其人士風一變朝夕奔
走於權門虛曠天工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
當兩衙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門
不供其職者停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
己今典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刑定刑
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
亦使刑定頒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偽不生百官謝牒
堂後官署之世道日降奸詐日滋近來上將軍已下
令軍簿司印之奉詔已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
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
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
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
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官司必印以行信實今內
豎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
議使供之毋下三牌以塞內豎盜竊之源士大夫於
聽訟決事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
耗竊官物其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請與
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眾愛馬之求索外官之贈
遺一切禁止如有違者亦以不廉論古者民年六十
為丁始服國役六十為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
民貢於按廉按廉貢於戶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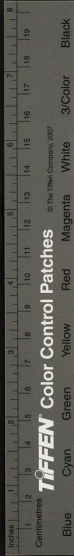
諸掌近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剝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令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多寡籍其戶為上中下又戶分良賤守令貢於按廉按廉貢於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者輒繩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蕃國家之不可無者也我神聖之末平新羅百濟也先治水軍親駕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之田在於海濱沃野數千里陷於倭奴蒹葭際天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防匈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修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振謹烽火居無事時耕耘魚鹽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冠至清野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冠道而邊郡膏漕轉易而倉廩實矣水



軍萬戶諸道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
滅賊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
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兵法無得輕宥以示勸懲全
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也今倭
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蹂踐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
我丁壯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
願今大舉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圍之藩屏頃者奸兇
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郡供額不貲
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夙著
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戶各二人餘皆罷之商
賈之徒託權門以千千戶之任侵漁培克靡所不
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為民服信者除授之
毋數易置權勢之家競為互市貂皮松子人參蜂蜜
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歛民甚苦之扶老攜幼渡江
而西可為痛哭願自今抑買者一切禁止如有違者
痛繩以法前此被罪奸凶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
未畢收者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鷄貂皮之曲獻
乞皆痛禁禾尺寸人小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
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
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以成其籍使不得流
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與平民同其有違者所在官
司繩之以法昌下其書都堂又上書陳時務曰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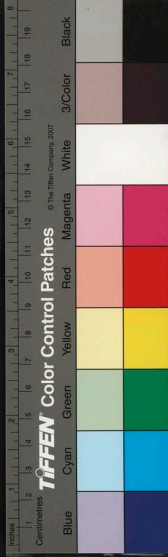


為國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脈也
身無血脈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行法令
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卽位大開言路相臣憲臣各
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恐譴方興紀綱紊亂
病自血脉達於膏肓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
付法制刊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
禁者一委憲司治之謹按寢園署禮文凡與祭者不
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在於本司或在於
尚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今則
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於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
與婦女狎處且不習禮文故其裸獻登陟贊謁莫微
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為何
如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令糾
正監之正順已下令錄事察之致齋三日則集於公
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本朝樂節凡
宴饗賓客必用唐樂繼以鄉樂今娼妓歌舞聲音之
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樂之本謹按朝廷儀注其
視朝宴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
宮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
兵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災禾穀耗損咸不聊生誠宜
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有節制使又有觀察使
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其節制觀察使外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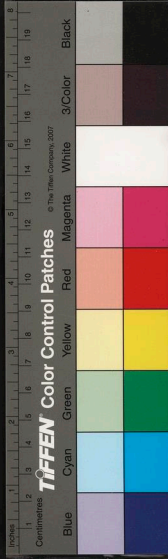


奉使者一皆召選士大夫之任宦於朝者既已委贄
從任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
以覲親上冢冒於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月曠官廢
職非事致身之義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
其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
之吏在京都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
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
邸主人日徵贖布人一匹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
趨州縣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項
者繕工寺日徵其人贖布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
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之力
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斲喪邦本殊失殿
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鄉吏其各殿
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
以辨正都監所屬奴婢充之司設募士注選之屬亦
皆罷革以安民生尋知門下府事仍兼大司憲賜推
忠勵節佐命功臣號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與同列上疏曰賞罰國之大柄也
有功而不賞則人無以勸有罪而不罰則人無以懲
守文之主猶然况殿下中興之初政乎我國家自太
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至於玄陵不幸絕
嗣祖宗艱大之業歸於辛氏國統中絕王氏之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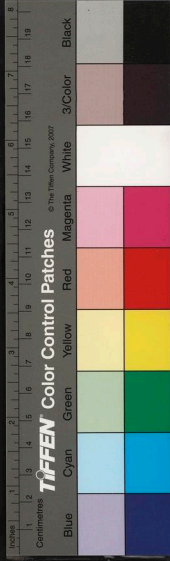
得血食者十有六年民怨於下神怒於上守侍中李
太祖舊諱出萬死之計奮其忠義與一二大臣定大策戴
殿下八承大統克紹前烈三綱九疇既歎而復叙天
命人心既去而復留雖平勃之安劉氏張狄之復唐
室豈能加於此乎誠宜特加殊禮賜劍履上殿贊拜
不名錫之茅土宥及十世立閣圖形以報大功則後
之為善者知所勸矣魯國大長公主玄陵之配也而
以僞后韓氏為配以忝宗廟宜亟撤之且韓氏之懿
陵禍昌之胎藏亦宜掘破以雪神人之憤其勢是憑
濫加官號若汚城黃驪固城禮安諸郡一皆降從本
統其妃曰謹曰懿曰淑曰惠曰安曰甯曰靖曰賢曰
善諸妃及諸翁主無論貴賤以一時之寵愛皆封爵
賜印內帑珍寶錫與無算願令攸司收印章徵其珍
寶以還內府其有係公私之賤者各還本役諸妃翁
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或至府院君封國大夫人
翁主宅主者亦當收其爵牒其中憑勢逞惡者流竄
遠方則後之為惡者知所懲矣苟賞罰不明則紀綱
不立而無以興善理矣王皆允之又上疏曰東方自
朝鮮之季離為七十合為三韓干戈爛熳而相尋生
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朝隋唐迄於五代
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
南征北旆始成一統垂五百年於茲矣間者偽幸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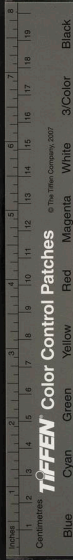
國宗廟絕祀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絕之統三韓億兆之民懽欣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託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崇高之極有甚於萬仞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一言之出如雷霆之動於天而三韓莫不聞一事之行如日月之出於天而三韓莫不親敬之一字帝王所以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王所以致治之本願殿下上畏皇天之鑑臨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福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鑒眾悅而後賞眾棄而後刑弊濇必戴一笑必惜命而官則曰斯人也果君子而可以理天工可以養天民而天不罪我乎潛邸之舊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戚里之親畏上帝而不敢私以爵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問以崇其德業接羣下以禮奉母后以孝去邪勿疑令出必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服輕煖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則念農夫之餓莩而體隋文之一肉崇儉戒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面從親君子而遠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廷爭無小回互知有社稷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之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繼而興矣姻婭必欲進恩怨必欲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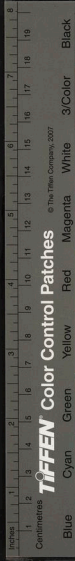
聞百姓之疾苦則泰然曰何與於吾身見人主之過失則默然曰口是禍門也惟行諂佞以盜富貴知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悅而庸之則桀紂之亡可立待而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之學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願殿下擇鴻儒之通經史正心術者更日入直討論經史商榷治道以成緝熙光明之學且令史官更迭侍側左言右事無不悉書以詔萬世又為世子開書筵以當世大儒為師傅經明行修之士為僚佐朝夕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源之學且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為虛設徒費天祿而其于達赤速古赤別堡等各愛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升斗之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卽工商賤隸或食其祿而曠其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信重祿之意哉伏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併司門於監門衛併司楯於備巡衛併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使之輪日入直考其勤怠各以其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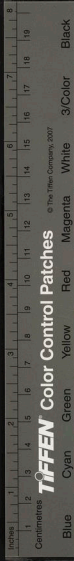
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
道嚴立課程身自論難考其通否登名書籍誘掖獎
勸以成實材其人材眾多有成效者擢以不次若不
能教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以其絕祀也故古者父母終既葬於野廬而
安神廟而祀之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東方家廟
之法久而廢弛今也國都至於郡縣凡有家者必立
神祠謂之衛護是家廟之遺法也嗚呼委父母之屍
於地下不為家廟而祀之不知父母之靈依之何乎
甚非人子之心也但習以為常未嘗致思耳願自今
一月朱子家禮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
七品以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為
一龕以藏其神主以西為上朔望必奠出入必告食
新必薦忌日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行對賓客如
居喪禮每歲三令節寒食上墳之禮許從俗禮以厚
追遠之風違者以不孝論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也是以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莫不重祿凡仕於
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心乎公務自豪強兼併以
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為文具宜
令有司參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恒心而廉恥可
興矣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宮之所統觀察之
所理又無守令宣化故科歛不均賦役無藝民不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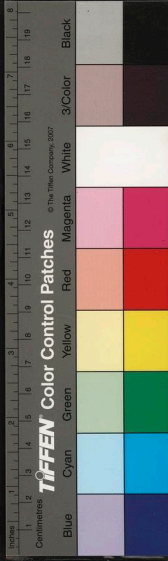
生無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例縣置五六品官使開
城府考績以明黜陟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
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
掠郡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
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也願令都
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為將帥以申軍政
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今一道三節制殊非古制
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
兵者民之司命國之所以大政衛王室而消禍亂也
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
也遼金氏接壤兩界立晉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
於我而我太祖絕之虜遼宋三帝威振四海而莫敢
旁窺式至於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
兵制大毀用兵三十餘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
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叢爾倭奴為國之病
可不為痛心哉願自今閑散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
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於軍簿使上下相
維體統相聯軍政出於一眾心統於一然後申命軍
令訓鍊士卒則百萬之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
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世奸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
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
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將塞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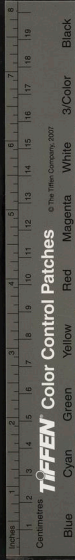
勇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軍次則護軍中郎將
以至別將散員皆受真差以獎破賊之功則人皆親
其上而死其長矣且近日舉義拔亂之時從事於軍
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國家選觀察使擇任守令撫
綏五道獨東西北面尚循舊習未霑王化願自今依
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郡縣黜陟軍民之官近來驛
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之役州郡代受其苦
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
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
為耳目然非都堂所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
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薦舉如守令例且給
半印而遣其有能致驛戶殷富駟騎蕃盛者觀察使
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邊遠驛
丞令觀察使舉補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
昌義倉之奏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官委
人之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
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災東南州郡
蕭然赤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也國家旣革私田所
至皆有蓄積願自令郡縣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欵散
之法一依近日都評議使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
平倉宜令諸都依他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食
為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重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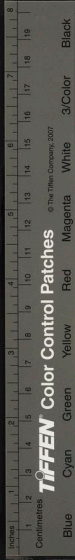
事厚民生也韃韃禾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
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都監及
州郡守令申行禁令其有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產
充賞犯者以殺人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
當盛夏驅集農民馳騁荆棘旬月弋獵農失其時民
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雞豚之畜則取之牢中不擾
於民願自今京畿築雞豚場二所一令典廩署主之
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宰氏主之以供御庖賓
客之需至於州郡各驛皆令畜之撙節愛養不害胎
卵則不出數年而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吾民養生
之用足而無弋獵廢農之患矣司饗每歲遣人於諸
道監造內用窶器一年為次憑公營私侵漁萬端而
一道默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騷然及至京都進獻者
皆百分之一餘皆私之弊莫甚焉又有羽筋箭竹等
差遣擾民非一願自今各司愛民差遣外方者一切
禁之凡係此等事皆令呈都堂都堂下觀察使觀察
使分布所在州縣據案直納則庶便於民士卒與倭
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
軍民官傳牒境內鞠如盜賊悉輸京都以希重賞罔
上毒民莫甚於此故士卒解體賊勢益張甚非計也
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議而已軍民所得倭物
勿使推鞠著為令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犯者



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宰相人君之貳也
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尊莫有比倫不幸有罪
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乃今下吏縲絏
枷鎖梟首露體弃而不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疏
謂刑不上大夫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不
加戮辱以禮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之過失以
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雖有死罪
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顯戮以成國家重
大臣之盛典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殛
鯀而相禹武王誅紂而封武庚卽天地生物之心也
至於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
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盛王之制妻子無隨
坐以示盛朝不忍之政庶獄庶慎文王罔敢加於茲
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
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之制都堂總百揆頒號令憲司
察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近
者僥幸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牒雲委行
移之閒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本意也
願自今令訟者各訟彼司其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
禁之以尊大內以嚴都堂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
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
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今供辦



都監寶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非國家恤
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剩取三司及六部
官以時親到所屬諸司將其所報勾校文書會計點
考毋到陵夷如有不奉法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
別敘除名不敘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管杖還職
凡京外大小官吏除日既下累日不卽上官赴任以
致公務稽遲其文書錢穀皆為奸吏所容匿此則弊
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
省政曹官外其京官大小員吏自下批之後京官限
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關謝恩卽行上官赴任稱權知
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
憑考課謝後卽直有不如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察
使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州縣之吏或稱軍
功冒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或託權勢濫陞官
秩者不可勝記州縣一室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
一子三四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而無
特立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
身者自添設奉翊真差三品以下勒令從本以實州
郡自今以後州郡吏不許明經雜科出身免役以為
恆式王在潛邸廣植田園嘗惡革私田至是欲復之
浚又上書爭之語在食貨志浚在憲司前後論列累
數萬言皆砒切時病弊政一革進評理兼判尚瑞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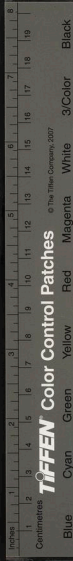
事掌銓選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朝鮮郡忠義君教曰
卿曾祖貞肅公從我忠烈王入覲元朝誅權姦以正
名復都邑以定國本深未茂焉奕蕃行以至於卿卿
幼有大志克肖前人玄陵念卿世勲知卿偉器引置
扈從尤加眷顧及玄陵薨無嗣李仁任立辛禍卿傷
祖宗之絕嗣誓天日以興復及禍得罪於

天子

李太祖議立王氏曹欽修以仁任之黨立禍子昌而
自為冢宰

李太祖舊諱以絳侯梁公之忠始與國政寄卿憲綱卿方
在母憂不少辭以就職是卿誠以為非

李太祖舊諱無可與圖興復之功於是彈敏修以貪婪撓
法而逐之請追停仁任賜謚弔祭之典蓋痛仁任之
立異姓而絕宗祀也卿為億兆而忘一身忤巨室而
任眾怒革私田而復三韓建議遣使黜陟將帥守令
而民安寇戢令百官陳得失臺吏禁奔競省冗官興
學校置家廟禁火葬厚官祿給圭田兩府非登三科
者不除百司皆屬六曹大夫無加刑工商收告身陞
御史階置館驛丞官者不與朝官非有功不封君弱
子弟不授官諸道省元帥八縣置守令覆試定律籍
丁口置常平軍吏受真職水軍食島田私膳私書雜
使別遣興有常刑罪不及孥訟毋直達監務皆遣參



官守令專理本郡凡所陳列益時救弊之術頓綱振紀之法化民成俗之方豐財足兵之政結人心而收人望者至矣及昌請入朝而禮部責以異姓為王時昌舅李琳為冢宰秘不發允謀不測王氏之孤危甚於累卵卿冒萬死與夢周道傳贊

李

太祖舊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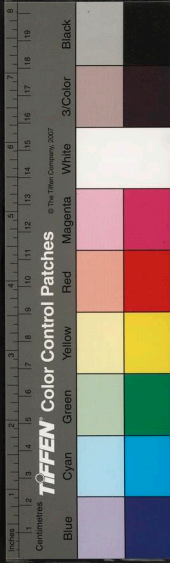
而定大策以寡人承玄陵之正統不刑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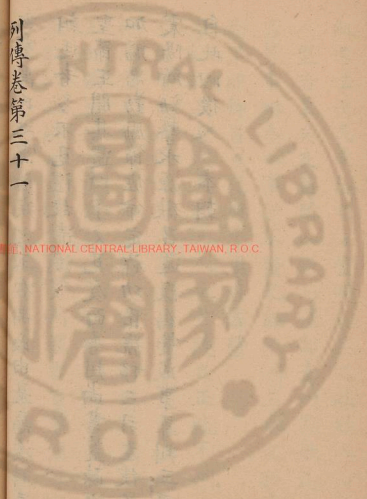
不動聲色而除十有六年南面之辛氏太祖列聖絕祀而復享使天下知三韓之有人卿有力焉今錫之土田臧獲嫡長襲爵誓以帶礪宥及永世卿其夾輔寡躬以永終譽尋陞贊成事判禮曹事夢周嘗密白

壬曰定策之日浚不欲立殿下且浚為大司憲論禹

玄寶禹氏之黨皆疾之王右禹氏由是惡浚時奉使朝廷者多不見禮故遣浚頌

聖節王聞其還曰予又見浚面尋判尚書蓋疎之也加賜忠勤勵節佐命定祚功臣號移三司左使為金震陽所劾擊水源獄召還復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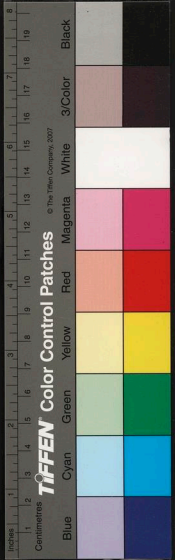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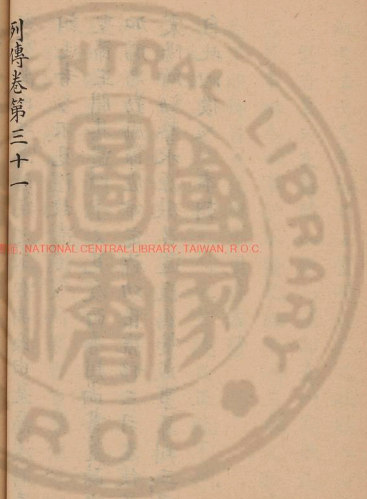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鄭道傳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祗候連喪父母廬墓終制召授太常博士王親享宗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器應禮儀正即藝文應教成均司藝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福初北元使來李仁任池翁欲迎之道傳與金九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為不可迎仁任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





列傳卷第三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鄭道傳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祗候連喪父母廬墓終制召授太常博士王親享宗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器應禮儀正即藝文應教成均司藝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福初北元使來李仁任池翁欲迎之道傳與金九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為不可迎仁任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

